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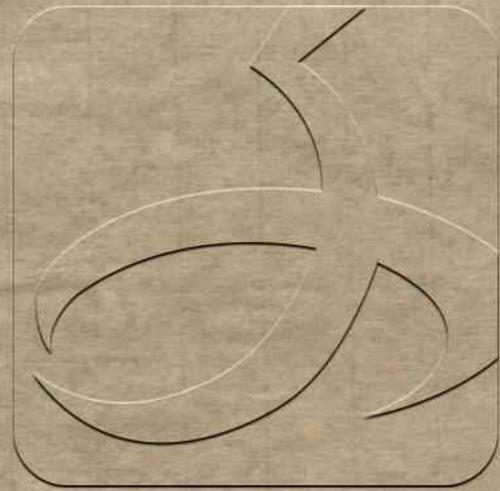
國朝文錄卷之二十四

序跋類十二

七十家賦鈔目錄序

張惠言

右賦七十家一百八十篇通人碩士先代所傳奇詞奧旨備  
 於此矣其離章斷句闕佚不屬者與其文不稱詞者皆不與  
 是論曰賦烏乎統曰統乎志志烏乎歸曰歸乎正夫民有感  
 於心有慨於事有達於性有鬱於情故有不得已者而假於  
 言言象也象必有所寓其在物之變化天之溱溱地之囂囂  
 日出月入一幽一昭山川之崔嵬杳伏畏佳林木振俄谿谷  
 風雲霧露霆震寒暑雨則為雪霜則為露生殺之代新而嬗  
 故鳥獸與魚草木之華蟲走螳趨陵變谷易震動薄蝕人事  
 老少生死傾植禮樂戰鬪號令之紀悲愁勞苦忠臣孝子羈



士寡婦愉佚愕駭有動於中久而不去然後形而爲言於是錯綜其詞回牾其理鏗鏘其音以求理其志其在六經則爲詩詩之義六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六者之體主於一而用五故風有雅頌焉七月是也雅有頌焉有風焉烝民崧高是也周澤衰禮樂缺詩終三百文學之統熄古聖人之美言規矩之奧趣鬱而不發則有趙人荀卿楚人屈原引詞表惜譬物連類述三王之道以譏切當世振塵滓之澤發芳香之鬯不謀同俯竝名爲賦故知賦者詩之體也其後藻麗之士祖述憲章厥製益繁然其能者之爲之愉暢輪寫盡其物和其志變而不失其宗其淫宕佚放者爲之則流遁忘反壞亂而不可紀譎而不觚盡而不彀肆而不衍比物而不醜其志潔其物芳其道杳冥而有常此屈平之爲也與風雅爲

節渙乎若翔風之運輕灑乎若元泉之出蓬萊而注渤澥及其徒宋玉景差爲之其質也華然其文也縱而後反雖然其與物椎拍宛轉冷汰其義較輟於物芴芴乎古之徒也剛志淩理皖斲以爲紀內而不汙表而不著則荀卿之爲也其原出於禮經樸而飾不斷而節及孔臧司馬遷爲之章約句制梟不可理其辭深而旨文確乎其不頗者也其趣不兩其與物無勞若枝葉之附其根本則賈誼之爲也其原出於屈平斲以正誼不由其曼其氣則引費而不可執循有樞執有廬頡滑而不可居開洩宦突而與萬物都其終也芴莫而明神爲之橐則司馬相如之爲也其原出於宋玉揚雄恢之聯入竅出緣督以及節其超軼絕塵而莫之控也其波駭石罅而沒乎其無根也張衡盱眙塊若有餘上與造物爲友而

下不遺埃壚雖然其神也充其精也茶及王延壽張融爲之傑格拮擻鉤子菽牾而俶傚可觀其於宗也無蛻也平敞通洞博厚而中大而無瓠孫而無弧指事類情必偶其徒則班固之爲也其原出於相如而要之使夷昌之使明及左思爲之博而不沈瞻而不華連犛焉而不可止言無端崖傲倪以爲質以天下爲鄩廓入其中者眩震而謬悠之則阮籍之爲也其原出於莊周雖然其辭也悲其韻也迫憂患之詞也塗澤律切琴敷紛悅則曹植之爲也其端自宋玉而枿其角摧其牙離其本而抑其末浮華之學者相與尸之率以變古曹植則可謂才士矣搢搢乎改繩墨易規矩則佞之徒也不搢於同不獨於異其來也首首其往也曳曳動靜與適而不爲固植則陸機潘岳之爲也其原出於張衡曹植矯矯乎振時

之儁也以情爲裏以物爲襟鑱雕雲風琢削支鄂其懷永而不可忘也全乎其氣煊乎其華則謝莊鮑昭之爲也江淹爲最賢其原出於屈平九歌其掩抑沈怨泠泠輕輕其縱脫淨宕而歸大常鮑昭江淹其體則非也其意則是也逐物而不返駭蕩而駭舛俗者之固而古是抗其言滑滑而不背於塗奧則庾信之爲也其規步矐矐則揚雄班固所引銜而控轡惜乎拘於時而不能騁然而其志達其思哀其體之變則窮矣後之作者概乎其未之或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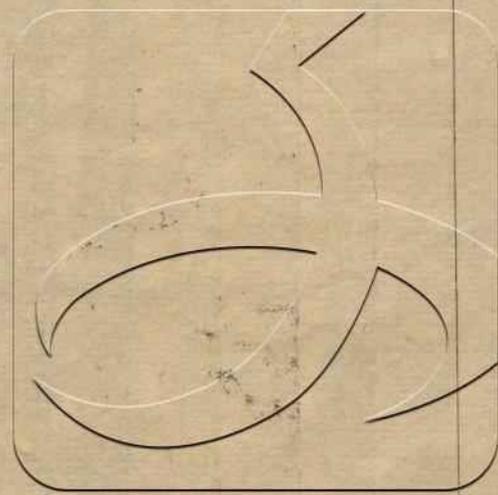
詞選序

張惠言

詞者蓋出於唐之詩人採樂府之音以製新律因係其詞故曰詞傳曰意內而言外者謂之詞其緣情造端興於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誹

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蓋詩之比興變風之義  
騷人之歌則近之矣然以其文小其聲哀放者爲之或淫蕩  
靡曼雜以昌狂俳儷然要其至者罔不惻隱盱愉感物而發  
觸類條鬯各有所歸不徒彫琢曼飾而已自唐之詞人李白  
爲首其後韋應物王建白居易劉禹錫之徒各有述造而溫  
庭筠最高其言深麗闕美五代之際孟氏李氏君臣爲詭競  
變新調詞之雜流由是作矣至其工者往往絕倫亦如齊梁  
五言依託魏晉近古然也宋之詞家號爲極盛然張先蘇軾  
秦觀周邦彥辛棄疾姜夔王沂孫張炎淵淵乎文有其質焉  
其盪而不返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黃庭堅劉過吳文英  
之倫亦各引一端以取重於當世而前數子者又不免有一  
時通脫放浪之言出於其閒後進彌以馳逐不務原其指意

破碎奔析壤亂而不可紀故自宋之亡而正聲絕元之末而  
規矩墮五百年來作者十數諒其所是互有齟齬皆可謂安  
蔽乖方迷不知門戶者也今第錄此篇都爲二卷義有幽隱  
竝爲指發庶幾塞其下流導其淵源無使風雅之士懲乎鄙  
俗之音不敢與詩賦之流同類而諷誦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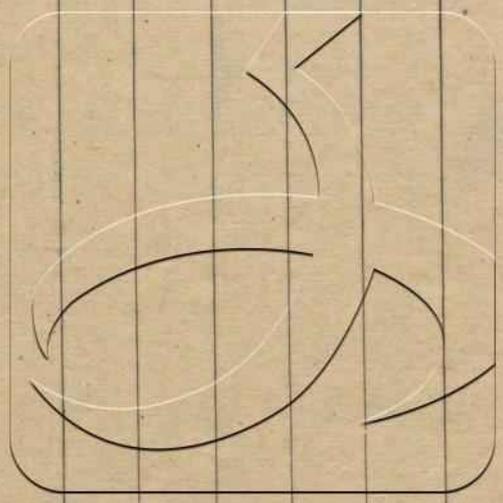
小學纂注書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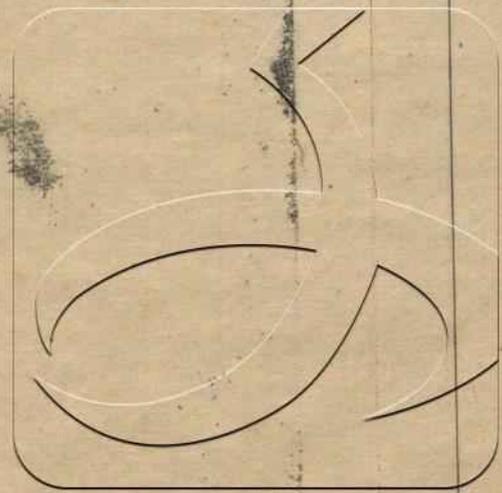
林伯桐

前人著書各有大意所在大意既得其他小有疑似論者斷  
斷要於書之大體無關也朱子作小學蓋以古之蒙養必有  
專書今雖失傳而其散見曲禮少儀弟子職諸篇小學之方  
猶可攷見故採錄經傳以爲此書其大意俱見自序及題辭  
中所謂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是也夫小學之名見  
於尙書大傳白虎通入小學履小節固灑埽應對進退禮樂  
射御書數之事而論語弟子一章尤言簡而義備六書之義  
乃小學一端耳後世小學既廢而移其名於六書史志所載  
類然然則此書乃返之於古文獻通攷載於經部小學類亦  
猶漢藝文志以弟子職附孝經非不典之稱也至書中稱引  
或有及於廣大精深者則亦有因蓋將以正言正行先入童

子之心而言行之正者皆大人先生所為勢不得零星割裂以就我法故小學一書多有大人之事非義例不整也且書之可傳在其大體若沾沾於一支一節則自古經傳可摘者亦多矣至若蒙養弗端長益浮靡利欲紛拏異言喧<sub>四語</sub>厯<sub>本小</sub>辭<sub>學題</sub>使早讀小學之書或不如是乎此書尊信者多注者尙少舊有明臨海陳氏注攷核未精往時無錫高紫超先生以篤學介節作為纂注最稱善本近金壇段氏精通說文實為小學專家其於是書佩服尤深十三歲背誦小學晚年出宰巫山數千里郵索家藏高氏注本至時時形夢寐又作跋以發明之段氏無書不讀而獨重是書視世之吹毛求疵舉其小而遺其大者為何如也夫小學者大學之始也有是書以定其志而後泛覽百家不患於善惡無別不亦美乎予既重

紫超先生為人益重其注又美段氏之多聞而不拘拘於俗見為可法也因敬書於高注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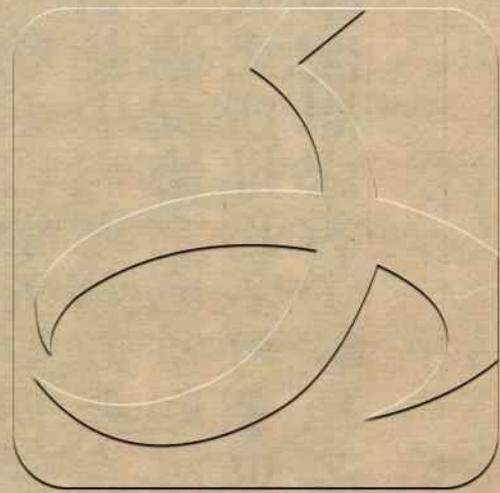


大雲山房文彙二集敘錄

惲敬

昔者班孟堅因劉子政父子七畧爲藝文志序六藝爲九種  
聖人之經永世尊尙焉其諸子則別爲十家論可觀者九家  
以爲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至哉此言論  
古之圭臬也敬嘗通會其說儒家體備於禮及論語孝經墨  
家變而離其宗道家陰陽家支駢於易法家名家疏源於春  
秋從橫家襍家小說家適用於詩書孟堅所謂詩以正言書  
以廣聽也惟詩之流復別爲詩賦家而樂寓焉農家兵家術  
數家方技家聖人未嘗專語之然其體亦六藝之所孕也是  
故六藝要其中百家明其際會六藝舉其大百家盡其條流  
其失者孟堅已次第言之而其得者窮高極深析事剖理各  
有所屬故曰修六藝之文觀九家之言可以通萬方之略後

世百家微而文集行文集傲而經義起經義散而文集益漓  
學者少壯至老貧賤至貴漸漬於聖賢之精微闡明於儒先  
之疏證而文集反曰替者何哉蓋附會六藝屏絕百家耳目  
之用不發事物之蹟不統故性情之德不能用也敬觀之前  
世賈生自名家從橫家入故其言浩汗而斷制鼂錯自法家  
兵家入故其言峭實董仲舒劉子政自儒家道家陰陽家入  
故其言和而多端韓退之自儒家法家名家入故其言峻而  
能達曾子固蘇子由自儒家禠家入故其言溫而定椰子厚  
歐陽永叔自儒家禠家詞賦家入故其言詳雅有度杜牧之  
蘇明允自兵家從橫家入故其言縱厲蘇子瞻自從橫家道  
家小說家入故其言逍遙而震動至若黃初甘露之閒子桓  
子建氣體高朗叔夜嗣宗情識精微始以輕雋爲適意時俗  
爲自然風格相仍漸成軌范於是文集與百家判爲二途熙  
甯寶慶之會時師破壞經說其失也鑿陋儒襲積經文其失  
也膚後進之士竊聖人遺說規而畫之睇而斲之於是經義  
與文集并爲一物太白樂天夢得諸人自曹魏發情靜脩幼  
清正學諸人自趙宋得理遞趨遞下卑亢日積是故百家之  
傲當折之以六藝文集之衰當起之以百家其高下遠近華  
質是又在乎人之所性焉不可強也已敬一人之見恐違大  
雅惟天下好學深思之君子教正之



爾雅新義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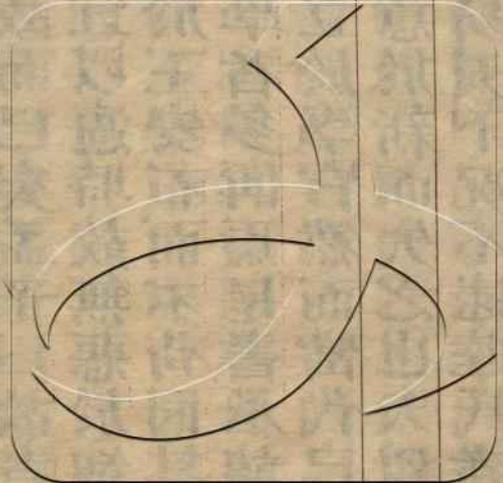
王宗炎

宋山陰陸氏爾雅新義爲世所罕覩吾鄉陸君芝榮陳君培  
得仁和宋助教大樽手校本審定鏤版既畢謂宗炎宜敘其  
端宗炎讀之卒業歎其學富思沈深造自得獨惜其有意求  
新而未協於爾雅之義也夫爾雅者周公修軒轅之正名紹  
陶唐之稽古以當名辯物斷辭者也爾之言近邇言簡質察  
而識之雅之言正羣言殺亂理而董之或旅述衆文而解以  
總義或櫟舉正義而廣其異名或綱撇而義條其目或枝數  
而義最其凡初哉首基以下蓋相傳之故言始也諸訓則周  
公所攷定也書名既論天下同文厥後詩書咸符雅訓宣聖  
憲章述而不作七十子之徒守其敷言增以經說篇籍滋多  
其義一致何者故言爲經所從出卽據以正經訓詁爲義之

主名非可以義起埽除更張有違古訓不惟不暇亦不敢也漢晉以還犍爲舍人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郭璞各爲之注雖深淺不同皆能多識畜意辯惑闕疑溫故知新由此其選原夫訓詁之興依於音聲因聲象形觀形生義明乎音有通轉義有假借攷經師之異讀證別國之方言祛偏旁附益之疑究聲均遞變之漸使比文屬字者各從其類旁通互受者雜而不遮治爾雅者如是可矣且如初之爲義衣之始也基之爲義牆之始也引申以爲凡事之始古人釋之後人從而釋之云尔若夫凡事之始之所以必謂之始雖古人復起不能解其義也古人所不能解而吾以意解之則逆而多違矣嬰孩之生嘔啞然嬰媿然此未始有始時也徐而能語謂父父謂母母猶夫人之言也以能語之始卽不能不言人之所已

言而欲一旦取古人相沿相習之言以爲至今日而始得其所以言則危而不安矣且夫日月之變易以成歲也萬古而躔運如故也禮樂之損益以救弊也三代而文質如故也是故言新者則故而已矣孟子曰故者以利爲本利者順也宜也順以數往宜以適時故無惡於智者之鑿也陸氏之爲人彊毅自遂學於王安石而不苟同其害政集中所載元豐大裘清廟諸議學者多僞焉是書承詔所作覃思畢精斬綴三經新義之次立於學官然而當代已不滿其書後世卒未有述之者則有意於新而失之也夫以陸氏之才之學尙不能以一人之智易天下況不逮陸氏者乎方今經術道術儒者咸知發墨守而尙心得矣宗炎愚夫喜新之習進取而忘其初故於是書詳敘而極論之以諗後之達者非敢訾議蒞哲

也



唐才子傳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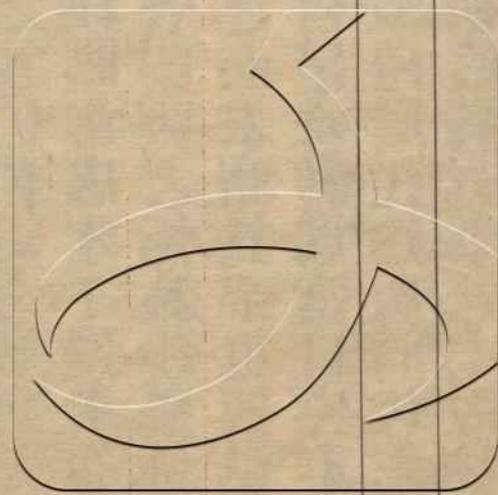
王宗炎

古之才子必有齊聖廣淵明允篤誠之德忠肅共懿宣慈惠和之行其見於用則能寬惠柔民治國家不失其柄結忠信制禮樂使百姓加勇若是者謂之天下才而官司之所因體而利之者戚施遷條侏儒矇聵皆育之有其制達之有其教是以眾賢聚而頌聲作崇君之尊而福祿之而咏歌之迨政教衰禮樂壞卿士大夫之貴芻蕘之賤陳古義以匡救違失國史記焉後世傳焉小雅之材七十有四大雅之材三十有一皆明正變之故知美刺之法考風俗之原得諷諭之旨盡性達情察物度則守秉彝而好懿德者也道德之失而後以技能為才技能之薄而後以文藝為才至於唐世經術衰熄而才專屬於詩矣蓋自太宗以下諸帝皆工於詩上有

好者下必甚焉進士之舉試以詞賦利祿之途誘之原其立法之始非不欲觀言於志取人以言然而聲病之學非九變復貫之選浮切之法非五善六德之本故其爲詩上者不過沿溯漢魏根柢選騷下者侈於淫哇綺靡增悲導欲求其行能踐言華足副實者韓愈氏而止耳李白杜甫詩家之極軌而立身行己未能有所表見若元稹之輕薄柳宗元劉禹錫之朋黨羅隱杜荀鶴之譏諧阿諛皆儼然被才子之名而不辭廟堂以爲除授壇坫以爲標榜薄游苟出者以爲衣食之資斯才之極敝矣董生言春秋之義因其所以至而治之故文勝之敝救之以質夫唐之才猶古之才使唐之諸帝選建俊又寘彼周行文武之臣征伐於外孝友之臣共處於內德行政事彬彬如矣教化所洽席珍懷寶之士必能明先王之

道擴充仁義禮智以盡其才餘事爲詩亦庶幾古之作者而惜乎終三百年士之能質僅域於詩僅域於唐之詩也然以風會趨尙作者大備賢奸忠佞粲然殊科而新舊書文苑文藝傳守闕如之義仍舊史之陋有元西域辛文房始撰集爵里姓氏遺事軼聞爲唐才子傳十卷將以定品概之流別窺心術之邪正資閱覽之衡裁鏡藝林之得失其書歲久散佚宗炎蓋嘗求之而未睹其全也同邑陸君芝榮得日本所刊佚存叢書中有是帙猶爲當日完本凡二百七十八人附見者一百二十家以時代爲次時代之中又以科目先後爲斷始於大業之初終於五季之末繼往開來別具微旨伸尊黜妄體裁雅贍評論得失好而知惡非徒誦其詩而不論其世者獨其於古今人才升降之由與唐之才之詩所以不能復

國朝文金 卷二十四  
於古者則未有及也宗炎故畧論之以爲之序而勸陸君重  
加校勘付諸剞劂用廣其傳焉



晉略甲子表序

周濟

昔先王疆理天下因勢衆建列侯千數豈不知後世之必爭  
哉地分故才智易顯爭頻故苑結薄而發洩不醜自唐虞以  
至戰國二千年來共主易代不聞覆宗百姓雖遭暴君汙吏  
未嘗無所控訴征伐雖不息而破軍殺將亦未至如後世之  
酷也古先聖王尊生爲本權其輕重固不以彼而易此矣楚  
漢之際蓋不數年三國甫一繼以六代水深火熱於焉爲甚  
論者不深維其始終而歸咎於晉之封建且夫洛都三輔長  
安許鄴皆稱雄鎮樹維屏平陽河東實唐虞之舊都襟馮翊  
肘上黨壅護肩背提攜戎索其爲要害豈亞長安許鄴曾無  
都督監軍親王重將以鎮撫之是以女禍內發強枝外披劉  
淵於茲晏然稱帝此豈封建而致然哉唯其材也奚華裔之

與有劉石苻姚慕容拓跋諸人相其志度豈能使之不君一國不子一民向使出於三代則亦大彭豕韋齊桓晉文之儔功名焜耀乎當時譽聞流洽乎來茲其所保障剗削亦足以慰蒼生民之負恃矣不幸蘗芽山澤之中迫以辛苦墊隘絕其進用之望而蹶其生存之路是以乘釁角逐自宣湮鬱縱恣太甚殄覆隨之遠貽橫流之潰近罹拔本之歷悲夫悲夫良亦彼生之不辰也晉以不睦亡國劉聰譏之負瑕僂人慶封所笑李氏據蜀外侮罕至自相篡奪以弱以傾石勒資季龍之摧拉石遵倚棘奴之剽悍皆致湛族慕容之季吳趙乖迕姚懿姚恢乃覆元子羣雄識度皆云覓絕覆車在前殷鑒不遠當其興也股肱有同體之衛及其衰也骨肉成操戈之勢一代風氣乃至此乎獨有苻氏以仁易暴孚於衆志是以

四公竝亂而不危丕登力竭而節壯豈非并竊仁義有以致之吉凶由人灼然效矣石虎之斃東北分爲四五苻堅瓦裂西州離爲六七故曰并兼匪難堅凝爲難晉以此失石苻踵之疏其合散之迹課其隆汗之效莫不政怠於威暢俗荒於財聚者也虎之凶暴所不足論向使咸甯不貪荆揚之富建元不矜涼益之勝抑其外競析其內理基安勿崇其墉宇峻務塞其隙庶幾哉沸鼎之魚稍知生樂矣遂使噫腦涉血糜肝銖腎老垂邱首之願幼罹承槩之慘殺機疊發天地反覆百世之下有餘痛焉爰舉大綱以爲一表冠以甲子頗詳生民之艱阨畧述懸象之警悟自晉以下備列諸國盛衰其成國而未建號建號而未成國及夫篡竊灰滅割據僵踣戈矛之所剗劃民命因而勦絕皆附著焉關中山東博望之處帝

王之所憑藉其餘邊徼險遠植根則易恢業則難宐若無當於指斥然而代秉忠節雖絕必續卒宅中土天意右之信叛亂雖强破壞易也永初禪宋財餘五國却十九年遂以并滅成於元魏

晉略清談彙傳序

周濟

仲尼弟子各以所長取裁聖人言語次於德行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又曰古人之辭寡孟子知言深著詖淫邪遁之戒詞達而已蓋亦難其本乎春秋尚文告戰國隆游說漢興斷彫返之樸訥訥不出謂之長者於是言論之塗塞文章之端見矣司馬相如揚雄之徒始發憤馳騁於翰墨東京名俊互相題目文章言論其流始判魏文浮華藻纘乃極再變而老莊之辯出焉王何騰口務為高遠因以簡功實曠職業其初為

清談其放為任達馴至有晉百數十年雖裴頠卞壺翼諸人大聲疾呼莫之能寤也士之聰明才力必發舒於所寄文筆垂久眾爭趨焉隋唐因之勦為科舉自是以還筆行而談廢晉諸談者裴楷為之冠冕云

晉略任達彙傳序

周濟

嘗怪嵇康著養生論好采藥服食卒以見殺阮籍臨廣武觀楚漢戰處慨然太息作英雄之詩痛哭窮路獨以全生若是乎禍福之致之靡常也晉基甫構魏諸藩鎮未盡拱服懷才好奇之士豈無所動於其心哉既自揣不足以抗時雄又不肯屈服為之用乃始頽然自放抑塞顛躓於琴鍛昏酣之中以求全其生或全或不全蓋亦有幸不幸焉未可以深責也

晉略隱逸彙傳序

周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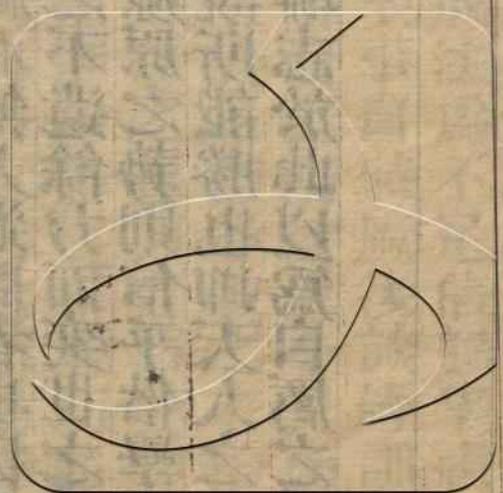
嗟乎易稱天地閉賢人隱孰有甚於兩晉之時者乎是以跼迹全生見幾辭祿雖見賁於弓旌若合幸於荼蓼者矣孫登五人孫登董京夏統董養郭文沖漠而似道魯勝三人魯勝范騰任旭見險而知止朱沖十人朱沖霍原孟兩韓續崔湯郭敷戴遠戴元之東脩而近名譙秀七人譙秀索襲楊軻公孫鳳公孫承張忠宋繼在裔而不辱方以類聚連鑣接軫莫不瑰奇卓犖照耀篇章至如皇甫謐之於書張翰之於酒葛洪之於藥阮裕之於二郡陶潛之於三徑此五君子者高不絕人隱不違俗介石不俟於終日章身又何其甚文履危行如坦途等疲人於鷗鳥視夫索隱行怪勞神苦身者不亦遠乎是以風軌列諸終篇後之達者得以覽觀焉

記收書目錄後

張海珊

嗚呼斯文興喪之故雖曰天也抑豈不以人哉自漢氏後二千餘年儒林文苑相望如漢魏之文章騷賦唐之詩宋元之經學雖其間遞興遞衰而莫不有一時好尚以成其所學之盛顧學者則古昔稱先王則惟有宋人之學為能直接三代聖賢統緒而列代不得與焉四書小學之定太極圖通書西銘正蒙之文章功直與六籍埒性命之奧聖賢之義蘊已發者無不明未發者無不發而異端之徒與夫功利詞章之習亦遂迅掃退聽而不敢與斯文之事士生其後得有所持循而不惑何其幸也我國家承明後國初諸儒頗亦稱盛越則太沖吳則甯人俱以宏博之學首開風氣然於有宋諸君子一綫之學已無不少差而錫鬯大可之徒未嘗深思旁

訊而妄挾其泛濫之所得集矢於紫陽闢卜筮議先天而易本旨晦尊小序而詩雅鄭混專小學於六書訓故而以聖門孝弟謹信之成法爲不足信歸學庸於小戴而章句之分尤以爲支離而多事自時厥後談經訓者遂分漢宋門戶而爭以攻宋人爲博洽蓋浸淫至今日而其禍烈矣穿鑿於故訓文字之微張皇於名物器數之末拾前人之唾餘繆述爲家法及進詢以本經之義則瞢然莫知也於是鄙心性爲陳言斥廉恥爲小節惟知嗜貨利競功名以便其耳目口鼻四支之欲班氏所訶爲利祿之途然者豈不信與夫漢人功誠不可沒然固以其抱殘守缺而有以待乎後之人是故宋人之功漢人之功也尊宋乃以尊漢也譬之稽田漢任其開墾而宋任其斂穫今乃舍粒食之功而鹵莽滅裂日求所爲開墾者事之亦可怪甚矣海珊自十七八歲始知誦讀家無書籍稍稍從賈客購取則宋人著作價值極廉而時賢解經之書往往兼金不能得自某年迄某年約所收數百卷皆買人之以爲陳年故紙而無人過問者也因思朱子當日如林栗袁樞輩亦既辨之不遺餘力而奕世之後厥喙未息遂至浸昌浸熾而致此燎原之勢則信乎俗學之深錮與夫功利之習固非聖賢之說所能勝也抑天人之際盛衰之循環要有不得不不然者與聊志於此以爲自厲之道云爾



書魏叔子集後

王慶麟

觀叔子之文最長人識見叔子盛推朝宗朝宗故當不及也  
集太多予欲錄其精美者爲一集而難去客遊後作什之九  
以附焉嗟夫使叔子足不下金精山不愛浮譽不受大腹賈  
金錢濫作文字不急欲成集益之歲年演漾平迤時而出之  
庶幾乎儒者之文矣昌黎云無慕乎速成無誘於勢利有味  
哉有味哉

書望谿集後

王慶麟

知取道之大原不專主於爲文而文詣極者於唐得韓愈氏  
於本朝得方苞氏方氏不家於文者也究知天人之故剖  
析性命之微積理厚故言有物積氣厚故言有序不務爲汪  
洋怪奇恢廓形兒凡無益於人心無關於學術者屏不見於

文其見於文者必有所不得已空曲交會之處必有名理騰躍而出令人慨然有周孔之思而其事關倫理感動心脾使覽之者慚懼迭作不敢萌邪心予取其文所以治心心正而後道可見豈徒姚翫其文筆而已哉且夫洞視萬古惻惻當世大拯頽風教人自爲韓子之作所以佐佑六經而自中唐以後千餘載未有能尙之者也方未嘗規規於韓而其道固韓之道也持道以衡文卽桺猶不得如韓侯朝宗王于一魏疑叔諸君子特文之雄爾烏足以壓方氏客有舉某氏之言訾其力之薄者余曰文之厚薄在理氣不在他也彼見方氏義法嚴謹不務爲汪洋怪奇恢廓形兒遂漫然云爾烏可訓哉

周易葬說後序

端木國瑚

天下有用書六經已耳其他有用書用六經已耳六經之用皆道用而民咸用之則成乎藝是故藝者皆道之至精者也神農作本草黃帝之臣作素問本草素問於後世藝文出雜家以下古聖人如神農如黃帝之臣豈無可以爲天下後世而是雜家下者爲不知爲天下後世莫先於濟生莫先於救死不足濟生不足救死雖出六經無用也醫書生死然矣葬書其生死於醫書何如上世不封不樹後世聖人封樹可也蓋取諸大過何取諸大過而葬之道盡乎易矣通乎易不必知醫通乎易未有不知葬通乎易不必知醫所以以上世有本草素問也通乎易未有不知葬所以以上世不有葬書也今醫書難者人人讀人人可解讀久而愈以解葬書難者人人讀

人人不解讀未久而人自以為解人人不解自以為解為天下後世生死也大矣不避狂瞽注葬書四篇法是葬理是易又本易作葬說郭氏楊氏來未一人言庖犧文王周公孔子明明言者乃在六經內也由乎此則由平生之道不由乎此則由乎死之道易死生之說本然也死生之說本然天下後世何可不然不然非葬也道乎藝乎有用乎無用乎葬雜家以下者也余亦第出雜家以下用六經之用於天下後世而已矣

讀詩說上

劉開

古之教者始於人情故論平而行之有效後之教者純以天理故論高而行之無功古之為教使人樂之後世為教使人苦之孔子之教有四以文為先文莫大乎六經經之垂為恆教者有三以詩為冠夫詩者所以治人之性情也以古人之憂樂動天下之心思使之出於正而已矣樂正之所崇下學之所事自成周以來罔不由之故學而有得者必通乎詩是故多聞強識精於名物之訓可以為博矣未可以為善讀詩也感物造端升高作賦可以為大夫矣亦未可為善讀詩也古之善為詩者施之於為政用之於立言故先王之教以詩也可以正人心焉可以善風俗焉君子之學於詩也可以厚性情焉可以變氣質焉夫難變者莫如氣質惟詩能之至於

變化氣質而其功用大矣孔子論爲學之序首日興於詩言感發心志舍詩則無自也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言初學之要必先之以詩而後本末鉅細可以漸底於成也其告伯魚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言修之於身而化成於國王道必起自近也夫教亦多術也而感人之速化人之深無如詩之顯且易也自古聖賢未有不得於詩教而能造於大中至正之域也後世以聲律詞藻爲詩舍六藝之正以求一言一韻之工於是五七言之體興而三百篇之誦讀視爲具文教之所以端其趨向學之所以淑其性情皆置而不講矣嗚呼此人心學術所以不如古與夫聖人之爲教也固不能奪天下之所安而予之以所難也亦順其情而利導之也夫詩者所以順人情而導之以正也順情而導則其教

易行而學易入故詩爲雅言之首而學者之始事必由是焉是故善讀詩者因古以觸今感物以見志沈潛乎諷誦反覆乎篇章而慈仁忠孝之意油然而生父子以恩君臣以篤兄弟以和夫婦以順朋友以厚此皆天性之發於中而不能自己者也夫天性之發非出於矯飾故詩之移人情也亦動於自然而非有所苦焉且夫強之人者去必速貌爲合者神易離惟詩之感人也因其天真之動故雖草野閭巷亦觸於歌泣而不自禁唯人之感於詩也本於中心之誠故能歎慕流連遂被其潛移而不自覺此詩之爲道所以爲治心之方入德之門而賢愚皆可共勉者也夫溫柔敦厚者詩之旨也纏綿悱惻者詩之情也人必有纏綿悱惻之實意而後可炳爲事功蘊爲道德否則鋪張砥礪亦僞而已矣故正人心善風

俗莫要於詩故讀二南可以奮興列國可以諷刺正雅可以則變雅可以怨幽可以圖始頌可以樂成故詩者中和之用人人之所不能忽者也故釋其辭歌其聲婉而不隱直而不犯和而不隨怒而不迫躁心得釋焉矜氣得平焉容止得安焉故詩之始可以厚人性情其繼也可以變化氣質夫氣質變乃可入道詩之功至此成焉故有志聖賢之術者不敢須臾離詩非徒以之澤躬而已後之才子既不知古人之所以詩故流蕩而不知檢後之儒者又填詩爲詞章而不知因人情而示之則故并置三百篇之宗旨而不以之爲教於是專以禮義之說防閑天下而天下終決而去之是強制其心而非性所樂從也是以能暫而不能久陽奉以名而陰吝以實也夫先王之昭法垂戒孔子之開示初學者其言具在也而

必別爲名目以曉世焉是亦讀詩不詳之過也

讀詩說中

劉開

然則讀詩之法奈何曰從容諷誦以習其辭優游浸潤以繹其旨涵泳默會以得其歸往復低徊以盡其致抑揚曲折以循其節溫厚深婉以合詩人之性情和平莊敬以味先王之德意不惟熟之於古而必通之於今不惟得之於心而必驗之於身是乃所謂善讀詩然則詩之爲教也得非創懲之意少而誘勸之意深乎曰其誘勸也卽所以爲創懲也顏子不云乎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夫聖人之教賢者尙必誘掖以至於道況中材以下乎夫詩者先王誘引天下之人而歸之於善也禮者先王整一天下之人而納之於軌也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好惡形焉嗜欲紛焉驟而束之禮法則理不足以

勝其欲先王於是誘之以詩故詩者咏歌其志也所以使人  
 沈潛於古誼流連於物情也所以感發其善良而導掖其心  
 思也所以動人惻怛之懷而深以愛慕之誠也夫心既與善  
 相入矣既與善漸覺相安矣尊君親上之義藹然溢於寸衷  
 然後教以禮義而示以儀節別以等威而飾以文章動作有  
 常進退有度夫是以視為宜然而不至扞格也且宗廟燕享  
 之地其分秩然有辨猶恐禮勝而離必歌詩以通上下之情  
 以聯君臣之誼何況教誨庸眾導啟後學非藉詩以誘掖之  
 安能遽束其身於軌物哉夫心感於善則不善自不足動其  
 中故詩之用主於誘勸而懲創即寓其際也故君子之為教  
 也其過者抑而裁之其不及者誘而進之以明吾道以伸吾  
 學要期於有濟而已程朱之教人也以窮理主敬為宗夫主  
 敬則誠善矣而初學者或不能致其力程朱之言如此孔子  
 之所以教人者如彼故因論語之言而推衍之使後之君子  
 有所折衷焉

讀詩說下

劉開

夫子告伯魚曰不學詩無以言夫學詩所以能言者豈非以  
 理達氣和故言之有序與豈非以熟悉於列國之風土民情  
 故使於四方有專對之才與抑或有得清風肆好之旨故論  
 答之際言之成文與是三者皆所謂能言矣而不盡是也夫  
 古聖賢立言未有不取資詩者也道德之精微天人之相與  
 彝倫之所以昭性情之所以著顯而為政事幽而為鬼神於  
 詩无不可證故論學論治皆莫能外焉故中庸言理之無聲  
 無臭其義精且密矣而必即詩焉以推之孔子閒居言五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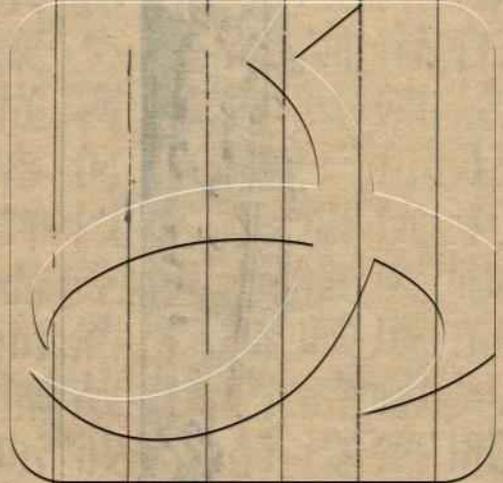
三無其辭美且盛矣而必以近於詩者明之其他如孝經之所述禮記大學之所稱坊記表記緇衣之所引無不取懲於詩何者理無盡藏非觸類旁通則無以見夫詩者觸類可通者也觸類可通故言無不盡引而伸之其義愈進焉古人之於言有因事及詩者矣子貢之悟切磋是也有因詩及事者矣子夏之悟禮後是也有詩如此而意如彼者矣孔子因緡蠻黃鳥而悟人之當止因執轡如組而悟為天下之道是也若夫旨已暢而言已盡復假詩以致其反覆之意以寄其咏歎之情則自古立言之體皆然此詩之所資者大而不盡在夫辭令之善也夫言其一端而已用是知古人讀經其求得於身而切於用也有如此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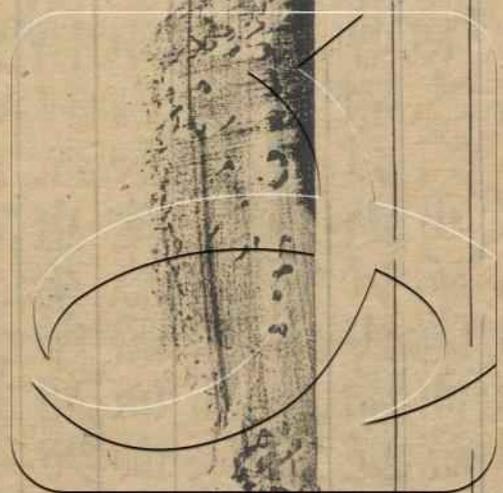
擬古詩序

劉開

詩之源出於唐虞而其道亦莫備於唐虞舜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是古今之言詩者未有出此範圍者也然唯三百篇能盡二者之蘊溫柔敦厚穆如清風此言志之美也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此永言之遺也唯其長言之也而其意始盡惟其嗟嘆之也而其意始無盡故永言與言志二者相依為用有其志故言不虛言之永而志乃見所謂一唱三嘆有遺音者是也降至後世有言志而無永言徒以為詩道性情而已而所以道其性情者不知也匪唯虞廷詩歌之旨僅存其名即三百篇之長言嗟嘆亦無復過而問者矣蓋古之時詩與樂合三百篇之詩皆以被之絃歌故性情與音節俱臻其妙後世詩與樂分古樂亡而聲音之道不講故性情是而音節非然音節既失則詞無往復詠嘆流

連之致而性情亦爲之異焉非不深且摯也而出之不覺其  
永則是所以道之者不如古也所以詩人或賦一事而浸淫  
以陳之反覆以咏之言重詞複而意不見其不足後人抒懷  
刻意唯恐其重唯懼其複句更語變而意不見其有餘何則  
言中用意者多言外見意者少也蓋清廟之瑟不可得而聞  
也久矣漢魏古詩直接三百篇溫柔敦厚之遺是於言志者  
得之而詩人之重複咏嘆意簡而彌達辭長而不繁亦僅存  
其彷彿而未能得其全也藻繪既興白素孰尙鄭衛競作雅  
音孰追夫詩人之妙有言止於此不加一辭而辭自深者有  
意止於此不必更用意而意自永者觀之者不覺歌之而後  
見焉古時詩歌爲一不可歌者不得爲詩後人詩自詩而歌  
自歌此永言之所以失也今詞曲中尙有重詞命歌之體未  
嘗非古音之遺然樂師俗工習其曲而昧其義故歌不能通  
之詩學士大夫矜彼才藻炫彼性靈爲辭而昧其音故詩不  
能通之歌是則可慨也已





周文忠公集序

管同

周文忠公諱鳳翔字儀伯仕明為左諭德翰林侍讀莊烈帝  
 之難殉國而死大節與倪范諸公互相輝映云初李賊陷京  
 師公未知帝所在急走至殿前見賊受諸降臣朝賀大哭趨  
 出適東華門得帝殯拜伏哭成禮然後歸寓作書別父母及  
 兩弟又為書以訓其子慷慨賦詩投繯而絕嗟夫仗義捐生  
 之士自古聞之蓋有出於一時之奮激者矣至若倉猝急遽  
 命在晷刻而執禮盡慮處置不少遺其視死生直不啻飲食  
 寢興之常事如公者何以克然哉彼無他忠孝之性根於生  
 學問之功積於素從容詳盡而無所難也然吾考公生平又  
 不惟以死節重始公為東宮講官嘗召對平臺陳殄寇策已  
 而軍需事急朝臣議稅閒架錢公爭以謂事至此宜急收人

心不可奪民財搖國勢帝雖悚聽其言竟不能用世多以明  
 亡為不幸觀於此然後知莊烈所以必亡也人君之德莫大  
 乎聽言與愛民彼雖貧匱已甚蓄害日興而天子節儉慈仁  
 采納正言固民心而不失萬乘之尊焉有遽亡其國者也莊  
 烈於公等恤民之言不能一用加賦於疲農括財於富室用  
 小人促訾啜汁之謀天怒人怨寇藉為資身死而國亡不可  
 復救事有由矣書不云乎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  
 懷之經國之謀誠無加於哲惠也哉然公言雖不用而見事  
 深切類皆如此論其賢者知不惟以死節重矣公之生也嘗  
 自刊其奏疏見於倪文貞公覆公之札而板失傳其後百數  
 十年公之族孫丹徒令君袁集遺詩文得若干篇刊行於世  
 而屬余序之余既歎公之忠與公之識而併感於明亡時立  
 政之不臧也為斯文以弁其首若夫公之他行及其詩文辭  
 之工不讀是集者自知之而皆非所以論公之大也予故不  
 復云

管氏族譜序

管同

管氏之先出自周穆王其後世住於齊曰莊仲山山生敬仲  
 夷吾夷吾生武子鳴鳴生桓子啟方啟方生成子孺孺生莊  
 子廬廬生悼子其夷其夷生襄子武武生景子耐步耐步生  
 微夷吾相桓公功在天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  
 故左氏春秋稱之為世祀也自微之後名始不可考其時齊  
 臣又有管于奚或曰維人也而夷吾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為  
 陰大夫子孫遂別為陰氏六國之世管氏仕齊者有管燕其  
 世不顯而陰氏於秦漢間遷居南陽之新野宣帝時有陰子

方者至孝有仁恩自言子孫必將強大至東漢陰識妹爲光武帝后封侯者數人家遂大顯而管氏反無聞沿及漢末管甯生於北海朱虛以高節著管輅出於平原以術數顯南陽陰氏世奉管仲之祀稱爲相君甯與輅者皆生於齊地史不能推其先代要其爲仲後無疑矣晉宋之後崇尙門第陰氏有陰鏗之屬而管氏無達人唐之時有大將管崇嗣宋之時有高人管師復師復者居今浙江之湖州世傳其言所謂滿塢白雲一潭明月者也後不知何世遷居江南之蘇州蘇州之山曰東洞庭八大姓世居之而管爲一焉其後散處或居常州或居元和吳縣而明世宗時有諱敬者遷居江甯之上元管氏自周至漢世皆居今之山東至師復而後居浙江至敬而後居上元故溯居上元者當祖敬溯居浙江者當祖師

復溯居山東者當祖甯若輅而上推之以至山與夷吾然年代悠遠世系闒昧直至敬而後可譜敬生明明生二子長曰應科應科生五子長曰世富世富生國瑞國瑞生四子長曰軾軾生嘉獲嘉獲生三子長曰大勇次曰敘次曰需大勇有子三人而一傳皆絕敘之後今居山西之太原需生文郁文郁生同同生嗣復同與嗣復分偕其族仍居於上元焉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嗣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蓋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大宗者非天子與始命爲諸侯者莫可當也小宗則始遷異地其嫡長皆足以稱之以宗法論敬之後世富爲小宗世富之後軾爲小宗軾之後大勇爲小宗大勇絕敘之子當繼嗣以承其後乃合於古近世宗法不講不遞推遷絕之次者以爲長房故大勇旣絕而

國朝文錄卷之二十四終  
敍之後又遷居山西則居上元者以同嗣復爲最長矣昔唐  
柳宗元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付受所重常繫  
心胸同雖愚忝居小宗之次宗祖之念安敢一日忘哉自五  
世族祖文秀始創爲家譜今同與族人將增續焉謹歷考管  
氏得姓以來自古迄今約略書之以爲族譜前序道光二年  
冬十二月

國朝文錄卷之二十四終

國朝文錄卷之二十五

奏議類上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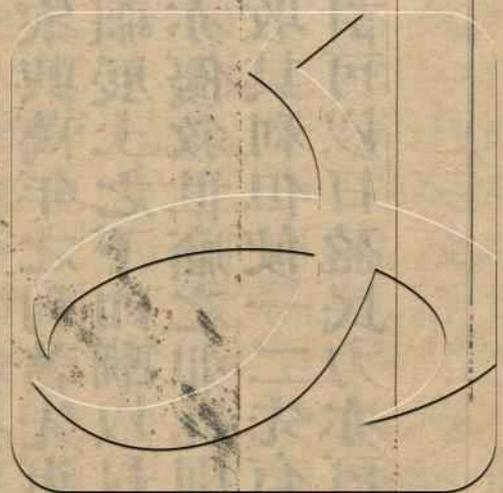
請興屯政疏

孫廷銓

竊觀古帝王混一區夏之後無歲不捐租薄賦與民休息故  
其時百姓和樂國運靈長良以其湛恩濺澤入人者深也今  
皇上威加四海尺土一民悉遵王路正當輕徭薄賦愛養  
休息之時也而按時審勢似有所深願而未遑者則以兵食  
至重歲無餘藏不能不需之於民耳然以目前計之一歲之  
賦會不敷一歲之餉况後此者民力日疲而有限兵食日增  
而未窮更何以給之以 皇上神畧開天佐命之臣老成尙  
在不於此時計其通久尙何待耶考明初有軍屯之制養兵  
百萬不費民間一錢及其有事調發方措給行糧兵休事已

旋卽停給歲費不過數百萬自此而外則皆天府之藏也亦安得不左藏充溢紅朽相因坐享殷富之利耶 皇上親政以來廷議亦及兵屯矣及經部覆事下督撫往往以外議搖阻輒罷不行不過以兵力無多調征分防之外固無閒力可耕耳今四方大定征調用稀至於分防之說尤非將畧所宜蓋古人有言山有猛虎藜藿不採言其威神在已無遠弗震也若必畫地分土尺寸而守之將狎而無威兵分而愈弱人將易之何變之足防也臣謂宜敕下各督撫鎮道凡有零兵散布皆宜收還本營以時訓練汛地有事則星馳電發捲甲而趨之雖遠必赴卽有小醜妄肆當必有震於先聲而不敢動者兵力不分然後徐令講求屯政於其屯營近處或有荒田可墾或因明季舊屯作何方略可以有成悉心實力確議

具題該部卽措給牛種俾其刻日興事俟二三年後籽粒收熟軍食可賴則此一鎮錢糧卽可永停不撥然後再將其已試之效徧發諸處照例舉行而其首事著績之官亦應破格優敘夫古人一言悟主尙可爵拜通侯似此兵食大計若果有人能爲國家興萬年之利著先事之勤此其爲效當不在攻城略地開疆展土之下卽酬以封侯世爵誰曰不宜而其以次修舉者亦優敘世廕之如此則前事可師施行有漸卽不能一時盡收其利但使一二先有成勞卽歲減司農數十萬之金錢國計可以日盈民力亦可以漸息此聖子神孫萬世之計也



請復半獲支俸疏

姚文然

臣思安民必先弭盜今盜之日熾由於官之諱盜也臣又思  
 官諱盜之處分至於革職而報盜承緝之處分止於住俸停  
 陞過限不獲止於降調人情之於處分莫不避重擇輕獨至  
 於盜案則必不肯就其處分之輕者而甘心犯其至重者是  
 豈無故哉臣再四思之而知其諱盜非得已也蓋以盜案一  
 報勒限全獲之法有以追之也何也盜之必不能每案全獲  
 每名全獲者事之無計可施者也各盜本非一地之人聚謀  
 行劫則臨時合夥劫罷分贓則四路迸散既散之後或有真  
 實病死者溺死者別處行劫而殺死者死盜不可復生案盜  
 何從全獲即如知名大盜處處挨捕之于七究竟或逃或死  
 總未拿獲况其餘小盜乎故案盜欲按名全獲勢必不能而

見行事例雖十盜獲九一名不獲仍住俸停陞矣限期一滿則降級調用矣人情誰不顧惜功名冀望陞轉不幸地方失盜未報之先預畏全獲之難爲行險倖免之計於是有諱盜不報者諱強爲竊者捏報盜殺爲姦殺讐殺者旣報之後必結全獲之局以銷住俸停陞之案於是有減報盜數者拷掠良民酒醋灌鼻香燻石壓以充盜數者案盜未全獲謊稱溺死殺死以報全獲者此等盜案旣諱而未報及未獲而謊報全獲之後其案內漏網諸盜雖公行村市捕役不敢詰承緝官不敢拏恐一拏獲真盜上司聞知而從前諱盜減報等罪與之併發盜未正法官先革職矣故盜之日熾官護之也官非護盜乃避法而自護也今欲拔諱盜之根當速更勒限全獲之例臣查大清律開載除盜劫倉庫獄囚或殺死職官或

聚至百人以上者勒限盡數拏獲外其各處民間被劫印捕等官一月不獲通行住俸候拏獲一半以上准開支等語正慮民間被劫易於隱諱故定例獲半以後官不住俸停陞盜仍照案緝拿寬於官而嚴於盜其法甚善今所宜酌復舊例者何也文武承緝各官知開俸非難望陞有路必不肯諱盜以冒革職之險而從前捏報諱報等弊自息矣又一案之盜未全獲者不妨實報未獲照案緝拏而從前減報盜數拷良爲盜謊報全獲等弊又自息矣盜一日不獲其照案緝拏之案一日不銷嗣後訪得可以續拏拏得可以續報雖有未獲餘盜亦人人在畏緝之中年年皆畏緝之時而從前承緝各官不敢拏漏網之盜等弊又自息矣此復一例而三善備者也或曰官不停陞則官於獲半之後不加意續緝是縱一半

國朝文錄 卷二十一  
之盜也此說似是而寔非也何也律例不勒令全獲而報全獲者實數此卽不能全獲而報半獲者亦實數也見行事例勒令全獲而報全獲者虛名也甚至諱盜不報舉一案之盜而全縱之不止於縱其半也若云每案果真全獲天下當已無盜而盜之日熾又何故耶總之盜案以民間被劫者爲多諱盜以民間被劫者爲易原與盜劫城池倉庫等項事跡昭著不能隱諱者不同若立法太嚴而難行則官避法避法則諱盜者多盜不畏緝而愈熾法雖寬而易遵則官守法守法則諱盜者少盜畏緝而漸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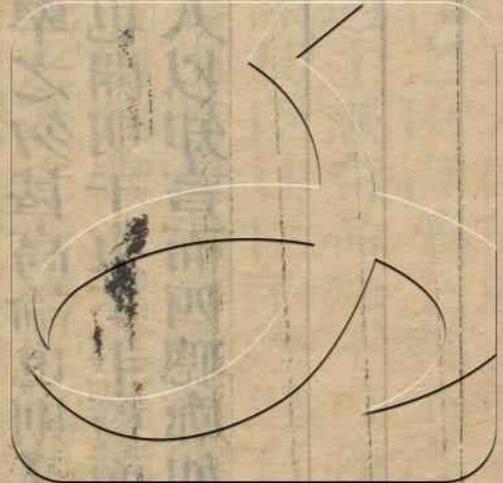
納諫

熊伯龍

立國者不可以瑱也諫官國之威神也凡天下大姦大害之所伏其始也以諫官折之而有餘其後也以君相制之而不足故諫官有彈壓而後朝廷有綱紀而後天下有風俗人君有正一官而百官莫不正者其惟臺諫乎我皇上宵衣旰食勵精惟勤凡內而宮庭外而臨御其所以昭德塞違者甚飭不惜餘力而天下亦未嘗有大姦隱害之不可詰也宜若無需於犯顏敢諫者雖然賈山之至言陳於露臺惜費之主魏徵之十漸陳於道不拾遺之世其時皆英主也治朝也而兩臣至秦之隋之豈其迂戇而過計乎蓋天下政治之脩救唯可望之治朝唯可望之英主彼蔽明而覲禍者奚用以說爲矣然則君之畜犯顏敢諫者誠莫此時若也然而致此則

又有道矣蘇軾曰人主能聽言而不能使其臣之必言不可謂真能聽言之主人臣能進言而不能使君之必聽其言不可謂真能進言之臣言乎上與下之相感以誠也以愚論之臣之進言其遇主誠有命殊不可強所可自主者聽言者耳楚莊王出而謀其臣其臣不遠退有憂色唐太宗神采英毅羣臣對之多畏沮者每遇言官必霽色以待之夫不得其言則爲憂得其言則爲霽二君之性情過於鞞鐸矣此申臣之所以賀而貞觀之治之所以成也此其道入主莫不知而卒不爲者則以顧忌之心中之耳夫人非堯舜豈必每事盡善漢高非創業之君哉以酈生之言而刻印以張良之言而銷印一銷一刻有同兒戲而後世稱之者不足累高帝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無我也後之人君問宏農則喜問南陽則怒

問府中則喜問宮中則怒內外彼此之形膠結而不可解雖百汲黯其能爭之乎則請進一箴曰夫如茶之悶腸者不少也石夏夏其性可以攻玉願 皇上察邇言則又進一箴曰康莊之仁我也是不如太行願 皇上明詔臣工朕不似漢文帝命釋之卑之勿甚高論也則又進一箴曰夜行者前其手然后橋足也開明于東不圭竇而萬卷皆燭願 皇上窮理以知人知人以知言而四聰廓如也



請譯進大學衍義疏

徐必達

為請翻譯有用儒書恭呈 聖覽以助 君德事臣惟自古

哲后未有不留心聖學而能興起太平永延祿數者况我

皇上首開姬籙式啓堯圖數月以來 躬親萬幾仁育義正

史不勝書誠堯舜之君再見於今日凡為人臣者安敢不以

堯舜其君之道進臣自八月初六日入署後見所翻通鑑漸

次就緒勤敏從事告完有日願通鑑一書載前代得失興廢

以備觀省凡一代之始大約由於親君子遠小人躬勤儉愛

民力及其衰替日也莫不由於親小人遠君子習奢靡重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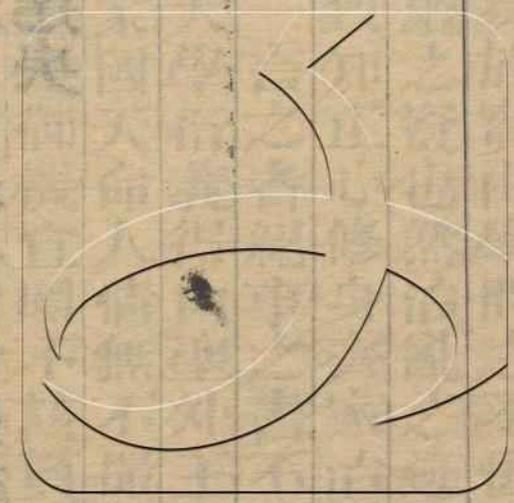
斂猶就一代言之也至一主之身其初與賢士正人合心圖

治則天心豫順民物豐亨及治效少成四方無虞或耽於逸

樂漸失法度或儉邪崇用善政中止或移情異學或侈志武

功或經制煩匱而言利之臣進或民賦過重而災變之害興  
 雖曰人心之易放實由學問之不恆通鑑悉詳記之洵萬世  
 帝王以人為鑑之資也然治亂之迹載於通鑑而聖學淵源  
 如所為格物致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不能探  
 源端本而一言之者紀事之書不遑遡理之全也惟宋臣  
 真德秀所輯大學衍義得內聖外王之正道備六經列史之  
 精華舉身心家國天命人情無不撮其要領上而主德修進  
 涵養薰陶下至撫御機宜罔不該貫誠宸座之良規九重  
 之寶鑑也伏乞天語渙發命翻鑑之餘更將此書用心譯  
 進俾皇上萬幾之暇時賜覽閒召羣臣相為質證辨  
 析其義庶調養性情宰御事物用入行政之間退處服習之  
 際必有日進日新潛滋睿德於不覺者古訓有曰慎終於

始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臣謂皇上聖心純一從容中道  
 天授之資非人力所及獨聖學精微願加留意蓋皇上一  
 人之心法將來聖子神孫之心法也皇上今日之治統  
 將來萬世千秋之治統也關係非小借資必廣格心之益成  
 斯有本之化達矣



調燮弭災疏  
奏為政務調燮宜施以弭災沴事臣近讀上諭痛加刻責想天下蒼生莫不涕零舉朝臣子當有媿死者矣但上諭內興革責之部院條奏責之科道而內閣諸臣反闕焉未及臣聞三公得人則逸不得其人則勞且陰陽之不調宰相責也故有因水旱而策免有不待策免而自引退者往往見之史册矣夫天下事惟宰相得言之倘用一人不當則一方安危係焉而以人事君者豈容默默籍口乎或行一政未善則天下治亂關焉而言無不盡者豈肯悠悠從事乎夫用人行政其將用未用將行未行之際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中有不容髮者天顏咫尺呼吸可通惟有內閣諸臣而已矣身居密勿之地苟懷緘默之風宰相亦何常之有一切凡人皆可

調燮弭災疏

季振宜

奏為政務調燮宜施以弭災沴事臣近讀上諭痛加刻責

想天下蒼生莫不涕零舉朝臣子當有媿死者矣但上諭

內興革責之部院條奏責之科道而內閣諸臣反闕焉未及

臣聞三公得人則逸不得其人則勞且陰陽之不調宰相責

也故有因水旱而策免有不待策免而自引退者往往見之

史册矣夫天下事惟宰相得言之倘用一人不當則一方安

危係焉而以人事君者豈容默默籍口乎或行一政未善則

天下治亂關焉而言無不盡者豈肯悠悠從事乎夫用人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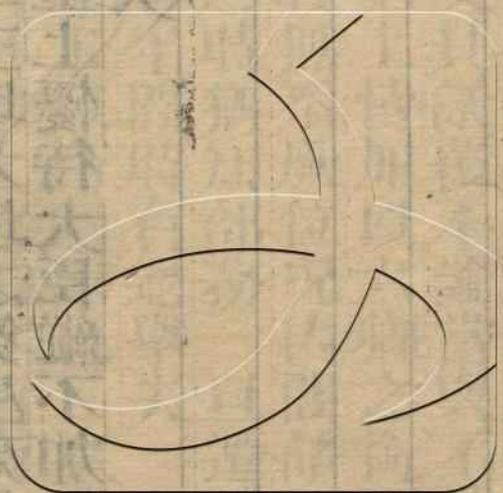
政其將用未用將行未行之際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中有不

容髮者天顏咫尺呼吸可通惟有內閣諸臣而已矣身居

密勿之地苟懷緘默之風宰相亦何常之有一切凡人皆可

爲之又何藉乎夢卜以求也哉今日天下大事莫過兵戎錢穀內外章奏或有然眉之急勢如風火者亦必待各部之議奏曠日持久及其議覆不論當與不當又皆依議矣臣因思內閣諸臣 皇上皆加以六卿之銜原非虛寵以名位而實求其顧名思義無忝厥位况內閣諸臣由六卿進階者強居大半豈在部之時猶知部務一旦遷轉遂爾忘之耶臣讀上諭云十二三年間時有過舉夫 皇上親政以來憂勤惕厲百度維新原未見有過舉也 皇上既以爲有過舉是必有過舉矣試問其舉之之時亦曾有言其過者否宰相之不言非其驗與總之天時不齊不過目前之患可以藉 皇上之脩省而感格宰相不言且爲萬世之憂必盡破從前之積習而改圖倘 皇上原禁其讜言危論自今以後敢祈 皇

上虛懷下問以收其嘉謨之實效 皇上業以心膂股肱寄之矣而內閣諸臣猶然畏首畏尾空空無遺或避市恩之嫌或以文具自便徒擬票四五字以了宰相事業則生食一品二品之俸死享三壇六壇之祭生死皆荷 君恩曾不若儒夫之知立 皇上優待大臣縱不加以譴責清夜捫心恐有難以自慰者矣



敬陳時務疏

姚延啟

伏讀 上諭因天旱災變引咎省躬令羣臣得極言時事寬  
 其忌諱臣謹摘時務中有關 君德有裨 國計民生者列  
 以七款伏祈 皇上垂察焉一建言諸臣首宜優恤也言官  
 之設原以補衮批鱗為職若止糾繩臣下而不敢匡弼 君  
 父則唯諾盈庭何貴吁咈今 上諭所云二十三年有言  
 官處分者如季開生李綱等戇直犯顏業已身膏原野伏祈  
 皇上特准骸骨歸葬家口還鄉仍加優恤以彰敢諫之忠  
 魂以昭轉圜之盛事其餘流徒降革諸臣亦各皆存錄次第  
 擢用則海內無不鼓舞稱慶從此忠鯁之風翕然丕振不致  
 徒以脂韋容悅為保身家祿位之長策矣一刑獄宜復舊制  
 也 本朝律法刊布天下臣民曉然知所趨避今屢奉 上

論增改律條耳目惶亂卽如拾兩籍沒之令原爲懲貪然法愈嚴而貪風不止今又改爲席北大貪大惡反漏網於吞舟之魚又如因民間玩法者衆故增杖罪罰贖之例今貪汙官吏反借此以害民贖盡人私囊愚民不知怨歸朝廷又如欲警徇情之官將承問不公者槩擬大辟立法太重此後刑官承風希指欲免已禍枉人人罪以刻爲明以殺爲威怨咨之氣上干天和此尤近日旱魃之所由致也伏祈沛然更始除去新法盡復舊條則天下歡呼解網上帝必立降甘霖矣一錢糧催科不宜太急也天下之民有圈地之苦有逃人之苦有喂養馬匹供應大兵之苦有封船之苦有緯夫之苦有打造戰船之苦有藩府賸削之苦有驛遞騷擾之苦有盜賊焚掠海寇出沒之苦又有水旱不時之苦天下原未太平民

生原未豐裕也今不問疾苦概責之以十分之錢糧而此外又有私攤私派或一年三四次派如河南地方陳德兵馬經過勒派車輛卽踰四萬餘金如此之類過於正賦者不知幾許矣近日閩浙用兵百姓攤派之苦供兵供馬解草料解釘鐵解油炭解船木桅木行齋居送十室九空目前急務謂宜起徵現年將帶徵者寬緩以示軫念民艱之意至於用兵地方更望格外加恤此在皇上厚下安宅之仁非臣愚所得臆揣也一有司人才摧折急宜從寬久任也夫錢糧積逋非因地荒民窮卽由前官遺累雖使龔黃復生亦不能立起沈疴今不敢多舉摘其治行尤卓者如原任松江知府李正華太倉州知府白登明常州知府崔宗泰衢州知府袁國梓紹興知府王廷議湖北知府劉愈奇等皆有守有才表表著聲

錢糧舊欠不完概令謫罷小民扳轅涕泣莫可如何 皇上欲開久安長治之業須重愛養百姓之官臣愚以爲凡考成應降應革者乞 敕撫按察其治行如果民心愛戴不妨特疏題畱帶罪任事則久任廉能可以免更易之苦黎民得所怙恃矣一兵餉不足度支告匱土木似宜停止也今戶工二部錢糧日絀卽 內帑所積能有幾何各處新舊大兵月餉壓欠動至半年呼庚呼癸苦無以應水衡金錢與其耗之於神宮梵宇何如儲之以飽騰士馬賑恤饑荒伏乞 睿裁酌其可緩者停之其萬不容已者亦乞 敕部因舊增設不得分外糜費省一分卽畱無限脂膏節一毫卽養無窮命脈昔漢文帝欲造露臺而惜百金之費以爲破中人十家之產故能馴至殷阜府庫充盈海內乂安前事可爲明鑑也一賢路

不宜太隘也天生人材原以供 國家之用故宋太宗見制科取士曰天下英雄盡入彀中矣我 皇上屢次開科網羅賢雋超軼往昔而邇者因士風靡敝以爲多收不若約取遂將生童入學科舉之數減之又減大縣止進十五名科舉亦裁其半竊恐讀書者日少既不爲農又不爲儒其抱才負氣者好勇疾貧必至棄詩書而爲戎首聞近日南方盜賊多有廢書不讀之輩夫學校之設原爲養成俊良亦以羈縻奸猾伏乞 睿裁仍復三年兩次進學之例其鄉會中額亦再加擴充或比舊例稍減三分之一使跡弛之士不至於牢騷放廢挺而走險亦救甯之最要著也一服色不可不辨也歷代帝王創制典禮衣冠之式原不必同但貴賤等威豈容無辨皇朝定鼎十有七載君臣章服與官役弁冕不甚分別混

清孰甚焉乞 皇上詔禮官博采前代斟酌損益務於 大  
 清衣冠之中仍示上下尊卑之體以為萬民瞻仰尊 朝廷  
 而重元首名分亦不患於褻越矣以上七款皆臣素日懷之  
 胸中者今幸遇 皇上頒布德音求言若渴謹據實披陳伏  
 祈 睿鑒

萬言疏

熊賜履

臣荆楚鄙儒謏劣無似猥蒙 先帝簡拔授以清班繼荷  
 皇上殊遇累遷今職 兩朝知遇高厚難名中夜捫衷汗流  
 浹背伏念臣雖至愚自幼讀書辨志竊以聖賢為師數年以  
 來恭遇 皇上高拱深居經筵未舉區區獻納微忱無由上  
 達且以出位陳詞典制有禁因循噤默尸素到今臣之罪也  
 亦臣之分也茲者伏遇 皇上恪謹天戒軫念民依虛已下  
 詢採及葑菲此正微賤小臣圖報涓埃之日也謹仰遵明詔  
 殫竭愚衷惟 皇上畱神省覽伏讀 詔書有曰今聞直隸  
 各省人民多有失所疾苦窮困深可軫念或因官吏貪酷凌  
 削民生或因法制未便致民失業嗚呼 皇上此心乃二帝  
 三皇之心 皇上此言乃二帝三皇之言也夫民生今日其

困苦亦孔亟矣國家日言生聚而凋敝愈甚日言軫恤而瘡  
痍不起日言招集言蠲免而流亡滿目逋欠浸多近而畿甸  
遠而直省流離瑣尾所在皆然邇厥由來惟是官吏之割剝  
徭賦之繁重有以致之誠有如 聖諭所云者蓋小民水耕  
火耨終歲勤勞僅足以贍給俯仰而夏稅秋糧朝催暮督賣  
絲糶穀十室九空私派倍於官征雜項浮於正額分外之誅  
求無名之賠補種種浚刻剝膚及體一有不應即已顛頓呼  
號於捶撻敲扑之下而無復能安其室家井廬之樂閭閻之  
膏液有盡而滑吏之貪囊無底愚氓之皮骨僅存而有司之  
欲壑無厭哀此小民正使年熟歲稔尙難保須臾不絕之命  
一旦水旱頻仍饑饉見告其不轉徙流亡填溝渠而委道路  
者幾何哉蠲征則吏收其實而民受其苦賑濟則官增其肥

而民重其瘠強者斬木揭竿弱者析骸易子此理勢之所必  
有者嗚呼此固民情之大可憫而國計之重可憂者也雖然  
此亦不獨守令之過也守令固吏之親乎民者也然上之有  
監司又上之有督撫 朝廷方責之以廉而上官實教之以  
貪 皇上固授以養民之職而上官日課以厲民之行今日  
之爲守令者亦甚難矣督撫廉則監司廉守令亦不敢不廉  
督撫貪則監司貪守令亦不得不貪表直影端源汚流濁此  
又理勢之所必然者也今之爲督撫者求所謂精白一心爲  
國家安輯地方愛養黎庶者臣亦不敢謂遂無其人獨是國  
家以全省民命舉而付託於其身異以察吏安民之權屬以  
興利除害之任其待之不爲不隆而任之不爲不重矣乃日  
望其察吏而吏治日壞日望其安民而民生日蹙日望其興

利除害而一利未之興一害未之除也不可謂之上負朝廷下負生靈矣大抵有司之職業在地方上官之激勸憑舉劾年來督撫之所薦揚者果小民之戴爲父母而尊若神君者乎其劾爲貪庸者果百姓之畏若豺虎而疾如蛇蝎者乎是未可知也以督責爲能而不問其慈惠以催科爲政而不問其撫綏以夤緣之巧拙爲優劣而不問其才幹之短長以禮節之厚薄爲殿最而不論其品誼之高下此風一倡爭相效尤交蟠互結牢不可破是以比年以來旱澇時聞死亡載道而此輩輿金饌玉暮宴朝歌恬焉不知有困窮疾苦之足念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然不加喜戚於其心在此輩不過苟一時之利梯一己之榮而不知其歛怨聚愁爲國家崇此不可解之蘊毒在廷諸臣大率習爲瞻徇務相容隱不肯

舉發其貪污之蹟以告 皇上閒有一二指名糾察者亦不過毛舉細故微示其意曾未嘗直暴其污穢殘酷之所在而皇上亦遂莫得洞悉其蠹國殃民之實狀故此輩得久竊威權貪戀祿位方恃此以爲壘斷之長計而無辜赤子顛連無告者正未知何日有再蘇之望也然則今日之吏治民生敝久壞極其所從來亦不問可知矣伏乞 皇上將現任督撫大加甄別其賢而能者加銜久任其貪污不肖者立賜罷斥無令久居人上荼毒生民嗣後遇督撫缺出不拘內外大小臣工果有端方清正望重才優如古大臣其人者敕部院大臣從公保舉授以茲任其考課也以民生之苦樂爲守令之賢否以守令之貪廉爲督撫之優劣則督撫得其人監司自得其人監司得其人守令亦必得其人自然廉者勸貪者

懲有利必興有害必除而民之不獲其所者寡矣不此之計而日傲傲焉言計吏言安民言舉劾言蠲賑終不過虛文故套美人聽聞毫無補於吏治民生之實事何則任之非其人行之失其意雖周官周禮祇足爲厲民禍世之具而已傳曰有治人無治法又曰人存政舉皆不易之論也此聖諭之所已及而臣詳切言之者也雖然內臣者外臣之表也京師者四方之倡也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朝廷一舉一動萬方之則倣九土之觀瞻於是乎出而其大者則在立綱陳紀用人行政之間此其鼓舞化導之權轉移感應之機固有不問之草野而問之廊廟者此固一定之理也今朝政之可議者不止一端臣請擇其至重且大者言之一曰政事極其紛更而國體因之日傷也從來聖君賢相開國承家必取一

代之典章法制斟酌損益釐爲百世不易之令模遠之子孫率由無變亂之患近之臣民遵守無叢脞之虞三代盛王所以保世滋大無疆惟休也我國家章程法度一踵先朝之

舊雖其勢之極重而難返事之極弊而難行者類無不承訛襲陋苟且因仍曾不聞略加整頓去其太甚而急公喜事之輩又從而意爲更變於其間但知趨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就中莫大之憂無窮之患潛倚暗伏於冥冥之內而皆不知所以爲之計朝舉夕罷旋罷而旋舉甲張乙弛倏弛而倏張不獨盈庭聚訟空耗察案之精神抑且令甲游移重傷國家之大體王言屢褻朝政滋繁議論日多成功絕少此時事最當講究者也伏乞皇上敕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將國家制度文爲詳慎會議何者當沿何者當革何者

宜益何者宜損參以古制酌以時宜務期振裘挈領綱舉目張勒爲會典著爲成憲則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億萬年無疆之基業在此矣一日職業極其隳窳而士氣因之日靡也國家之設官也滿漢相制堂屬相維使事無偏畸責無他卸近見各衙門大小臣工太率以意見爲嫌疑以嫌疑爲推諉求其一力擔當實心任事之人蓋絕無而僅有也明知其事之必不可行而不以爲否明知其事之必不可不行而不以爲可陰拱緘嘿瞻顧依阿而姦人滑胥因得以舞文弄法此其爲害有不可勝言者比年以來此風尤甚外託老成慎重之名內懷持祿養交之念憂憤者謂之疎狂建白者目爲浮躁廉靜者斥爲矯激端方者目以迂腐間有修身體道讀書窮理之士則羣焉指爲道學之人而誹笑之擯斥之勢不至

於禁錮其終身而不已此識者所爲深憂永歎而不能不爲世道之感也伏乞 皇上立振頽風作興士氣申飭滿漢諸臣虛衷酌理實意任事化情面爲肝膽轉推諉爲擔當是曰是非曰非不必逢迎唯諾也可則可否則否不必首鼠模稜也漢官勿阿附滿官堂官勿偏任司官宰執盡心論思而不以都俞爲休咎臺諫極力糾繩而不以鉗結爲將順則職業修舉聯常剔釐官箴日肅而士氣日奮矣一日學校極其廢弛而文教因之日衰也宋儒程顥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又曰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明乎學校爲賢才之藪教化之基而學術事功之根柢也今者庠序之教缺焉不講矣師道不立經術不明士子伏案呻吟惟是揣摩舉業以爲弋科名擷富貴之具絕不知所爲讀書

講學以求聖賢理道之歸其號爲高明有志者又或泛濫於百家沈淪於二氏甚者習爲詖淫邪遁之說以亂吾聖人中正平實之理拾禪偈爲宗傳尊牟尼爲至聖猖狂怪誕不可方物其於吾聖人之所爲下學上達者蓋不啻鄙爲芻狗而漫焉不知綱常名教之爲何物惑世誣民充塞仁義斯道之淪晦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伏乞皇上隆重師儒興起學校畿輔則責成學院各省則責成學道使之統率士子講明正學非六經語孟之書不得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得講敦崇實行扶持正教一洗從前浮薄偏曲之陋習與空虛荒誕之邪說而又舉行貢監之法令於士子中擇其志趨端卓英俊可造者縣學一人州學二人郡學三人貢之國雍寬其館舍以居之豐其餼廩以養之又於廷臣中有道高德邵老師宿

儒如宋胡瑗元許衡其人者特簡一二人使司成均主教導日進諸生而陶淑造就之其道必本於人倫達乎天德其教自洒掃應對以至於義精仁熟漸摩誘掖循循有序三載之後學成材就可成次其優劣等第彙送吏部吏部量其才之大小學之淺深而授之秩其公卿大夫之子弟亦如之至於山林高蹈之士有經明行修德業完備者仍請 敕下地方官悉心諮訪據實奏聞朝廷優禮延聘加意褒崇以爲士習人心之勸則道術以正學術以明教化大行人材日出矣一日風俗極其僭濫而禮制因之日壞也禮者聖王所以節性防淫而維係人心者也小民至無知也其氣易勝其情易流勝者每至不可禦流者常至不可遏其不至於橫潰四出者由有禮教持之於先又有法制繩之於後也臣觀今日風俗

其奢侈凌越不可殫述一裘而費中人之產一宴而糜終歲之糧輿隸披貴介之衣娼優擬命婦之飾習為固然爭相雄長而無有起而議其非者彼又安知王章之不可渝而天秩天敘之不可紊乎夫禮教之不行自貴近先之朝廷崇儉約誰敢有好侈靡者朝廷重樸懲誰敢有誇美麗者風行草偃理有固然夫奢則必貪廉恥喪矣奢則必僭名分蕩矣奢則必驕奢則必競禮讓衰節文亂矣嗚呼此饑之本寒之源盜賊獄訟水旱災荒之由起也伏乞皇上躬行節儉以為天下先明詔內外臣民一以質樸儉約為尚自王公以及士庶凡宮室車馬衣服僕從一切器用之屬俱立定經制限以成數頒示天下俾恪為遵守不許少有踰越久之儉德日彰貪風日息民俗醇人心厚以幾於淳龐之治不難矣雖然

猶非本計也至論根本切要之地端在我皇上之一身矣

蓋皇躬者萬幾所受裁萬化所從出也孟子曰天下之本

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董子曰正一心以正朝廷正

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二子之

言萬世之龜鑑也從古帝王聖如堯舜可謂至矣而危微精

一之誠不啻諄諄焉蓋雖生知之聖亦藉學問之力也我

皇上神明天縱睿哲性成豈區區常情之所能測然而生長

深宮春秋方富薰陶德性輔養聖躬端在此時矣伏乞慎

選耆儒碩德老成端重之士置之左右優以保衡之任隆以

師傅之禮不必勞以職事拘以文貌使之出入禁闈時親便

座從容閒燕講論道理啟沃宸衷涵養聖德又妙選天

下英俊使之陪侍法從朝夕獻納開陳善道切劘治體以備

顧問廣聽聞毋空事講幄之空文毋徒應經筵之故事毋以寒暑有輟毋以晨夕有閒至於大學衍義尤為切要下手之書其中體用包舉本末貫通法戒廢遺洪纖畢具誠千聖之心傳百王之治統而萬世君師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伏願皇上延訪真儒深明厥旨者講求研究務曉暢其精微與妙之理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蹟實體諸躬默會諸衷以為敷政出治之本若夫左右近習必端其選綴衣虎賁亦擇其人壬人佞倖不置於前豔色娃聲不御於側非聖之書擯而不講無益之事戒而不為內而深宮燕閒之閒外而大廷廣衆之際微而起居言動之恆凡所以維持此身者無所不備所以防閑此心者無所不周則君志清明君身疆固舉夫立政敷教知人安民無非天德之流行天則之昭著而坐收體乾行健之成功是 皇上直接夫二帝三王相傳之心法自有以措斯世斯民於唐虞三代之盛又何吏治之不清民生之不遂哉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 聖諭之所未及而臣推本言之者也臣志學有年粗知章句凡所敷陳率皆聞諸師友考諸經傳而非妄為臆說以自干於罔 上之誅昔宋儒朱熹入對有戒其勿以正心誠意之說進者熹曰生平所學止此四字豈忍隱默以欺吾君臣之心亦如是而已矣伏乞 皇上諒其樸愚恕其狂妄俯賜包涵畱神採擇則臣幸甚天下幸甚伏念臣自幼失怙憂病交侵年方四十而衰落已如六七旬老人精神枯耗肌骨羸削理不久長於人世又賦性迂戇不合時趨過此以往正未知所以仰報大恩之日敢因明詔披瀝肺肝抵冒

國朝文錄 卷二十一 奏議類上編一

宸嚴罔識忌諱臣無任戰慄惶悚之至

請止北巡疏

熊賜履

臣聞古之人主出入必謹起居必慎微無名之動誠非事之遊故設衛而後出幄張幄而後登輿遮迺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誠恐以一時輕忽之行政貽意外莫測之悔不得不如是之慎且重焉若夫盤游田獵尤從古聖帝明王之所深誠載在史冊班班可考也伏睹前月駐蹕南苑旬餘始回茲道路傳云車駕將幸關外恭惟皇上—身上則宗廟社稷所倚賴下則中外臣民所瞻仰前有祖宗創垂之艱後有子孫久遠之計一舉一動當何如其慎重而乃忽有邊疆千里之役此不待智者而知其萬萬不可也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况萬乘之主乎昔周穆致祈招之箴漢武來逆

旅之辱即前代英武二宗具有明鑒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况乎冒霜霧蒙塵埃跨壑陵險射猛逐逸萬一鳥飛兔起猝犯清塵不無可慮舍九重萬乘之安而出萬有一危之途以爲娛此則臣之所大懼也且日今水旱頻仍流亡徧野而乘輿一出扈從千官騎乘輿供億匪易是亦不可不爲之念也伏乞皇上俯采芻言即收回成命以馳騁郊原之功裁決幾務以控縱苑囿之日講究道理明堂清廟之中廣厦細旃之上承弼廣颺於前師儒拜稽於後優游泮渙喜起一堂以視櫛風沐雨馳驟銜檠疲精勞力於寒烟沙漠之間其愉快果奚勝也如不得已而從事講武則請如古蒐苗獮狩之禮按期舉行非時不出仍祈做起居注例遴方正儒臣二員朝夕簪筆左右皇上一言一動皆書之簡冊宣付史館

國朝文錄 卷二十一  
以垂永久則出入起居罔有弗欽發號施令罔有弗臧其以  
成就君德裨益萬幾休息民力所關非淺鮮也臣一念樸誠  
愛 君有素昧死敷奏干瀆 宸嚴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申明憲綱疏

魏象樞

題爲申明憲綱恭請嚴飭以靖致治本原事臣才庸年老歷  
任媿無寸長復叨總憲之 命顧名思義惶悚益深敢不申

明憲綱期與諸臣共圖報稱竊念 國家之根本在百姓之

安危督撫廉則物阜民安貪則民窮財盡此固 宸衷之所

洞鑒部院科道諸臣皆歷歷言之即督撫諸臣亦非盡不自

知也獨不思封疆大臣拔諸羣察簡在帝心委以事權寵以

爵祿自當潔已奉公察吏安民以報 朝廷恩遇乃往往未

陞督撫才能尙有可觀一經簡用操守頓爲改節受恩愈深

負恩愈大清夜自返於心何安我 皇上宵衣旰食尙不忍

以需餉之嚴加派百姓爲督撫者何忍因肥家之故縱貪殃

民以屬官之奇貪爲一己之奇貨耶雖一時著績封疆撫綏

兵民糾參大貪大酷克盡厥職者亦自有人然而不可多見矣臣願爲百姓留膏血爲國家培元氣因不敢不爲朝廷正紀綱爲臣子勵名節風紀所在臣之職也恭請嚴飭而申明之一各府州縣等官不許謁見督撫布按此風在世祖章皇帝時屢加嚴禁未敢公行今日甚一日以謁見爲定例屬官到任未嘗挾貲而來勢必挪撮借貸竭力逢迎冀得歡心日後剝民補償貽害無窮所當申飭者一也一督撫不許差內使人等借訪事爲名往各州府縣所差之人一到地方口稱賢否較督撫親臨懼怕更甚暗地供奉流弊難言所當申飭者二也一各府州縣等官擅離地方往省拜壽夤緣通賄弊竇多端至督撫每次加級更宜感恩圖報若令屬官每次餽銀行賀兼以金屏錦幃等物屬官何出惟有剝民

所當申飭者三也一督撫布按不許自開便門令所屬官役人等出入傳事並內使人等早晚往來不但風憲失體抑且諸弊易生以致道府州縣等官漸廢關防所當申飭者四也一督撫布按不許遊客星卜及優伶人等或畱住省城或轉送各府州縣作興抽豐動挾上官威勢擾害地方在京官員亦不許書帖薦送所當申飭者五也一督撫布按凡所應造冊籍投送各衙門不許收取費用陋規借稱部費縱容屬官科斂苦累民開所當申飭者六也一督撫所屬學道考試生童關係文教宜嚴行查訪凡有公立行提參不許受餽獻縱容賄賣生童溢額移取漫無糾參科歲事畢宜嚴加考核分明優劣報部以彰公道所當申飭者七也一督撫布按稽察州縣凡召買米豆草束及委官修造兵械製辦火藥砲鉛

船隻等項不許捏報價值代為開銷不許將民間所辦米糧物件捐不給價一切應追應賠銀兩不許分毫無完代請豁免官養驛馬不許擅發里民喂養行戶貨物過關收稅萬苦千辛不許短價取用此皆督撫徇庇縱容以致有司肆行無忌所當申飭者八也一私派補庫及變賣倉糧督撫不許徇庇有司衛所等官任意灑派取之無名亦不許借稱錢糧准筭部民子女轉送人情所當申飭者九也一府州縣等官離任凡有花費庫銀收解不明指稱民欠及衙蠹侵肥錢糧無著落督撫不許勒囑新官交代以致錢糧愈久愈滯後雖發覺追補多不能完總以家產盡絕結案錢糧付之烏有所當申飭者十也以上十款皆係督撫所行事宜關係吏治民生者自今嚴飭以後關茸者力圖振作貪污者洗滌肺腸若有因循陋規臣之白簡無私稽查有據立有糾參即事屬風聞亦不敢不指陳入告請 旨密察庶幾大法小廉風清弊絕以成端本澄源之治矣

舉廉疏

魏象樞

題為遵 諭舉廉以惜人才以勵官方事臣謬任風紀不能

激濁揚清每一撫心惶愧無地前隨諸臣之後跪聽 上諭

諄諄以用得其人為要以操守清正為本又於本月初四日

隨吏部滿漢諸臣面奉 上諭更見進退黜陟務期確當之

盛心臣思用人者在知人懲貪必先舉廉謹按周官六計

弊吏曰廉善曰廉能曰廉敬曰廉正曰廉法曰廉辨咸冠以

廉也 京察大計冊開四柱曰守曰才曰年曰政以守為先

也人生大綱有四曰忠曰孝曰廉曰節是廉吏與忠臣孝子

節烈並重也邇來吏治不清貪以爲能廉以爲拙雖風俗漸染實由臣等不能表率所致今天語旣宣之後砥礪名節者必當躍躍而興起其在天語未布之前謹守廉隅者亦未可泯泯而無聞也孔子曰舉爾所知臣雖不才無所知識又曷敢沒人之善以負我皇上至公至明至虛之心哉除諸臣見在部院等衙門皆聖心洞悉者臣不敢舉其在外各官已經會議令督撫將見任清正賢良者薦舉臣亦不必舉臣謹將侍郎以下素有清廉之名者滿漢得十人爲我皇上陳之原任戶部侍郎雷虎滿洲人老成慤直清名甚著臣在戶部時司官言及此人無不歎服臣雖未識其面嘗慕其人今請告在旗聞其年齒稍衰原任戶部侍郎班廸滿洲人居官清正臣曾共事二年又奉旨查戶部各款見其念

念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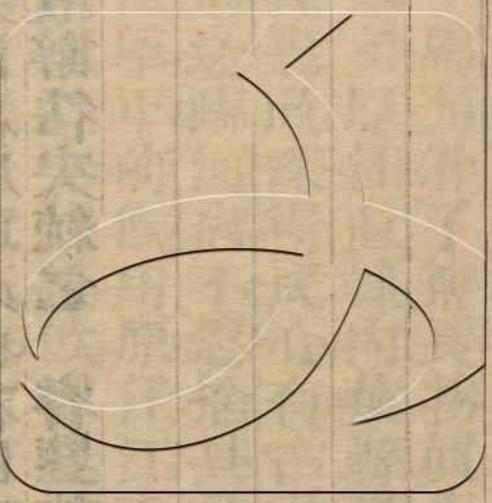
國後

差江西臣不知因何事處分今降級隨旗上

朝原任兵部督捕侍郎達哈塔滿洲進士清謹自守四壁蕭然人有醇樸之風行無奔競之習今京察降級原任刑部侍郎高珩山東淄川縣進士性甘淡薄志絕俗塵並不自有其身安知世有富貴告病在籍年過六旬原任大理寺卿胡密子滿洲人清謹自守家道甚貧素聞安靜之風兼有讀書之志今京察降級隨旗上朝原任吏部郎中內陞宋文運直隸南宮縣進士清而且直守正不阿掌選之時錚錚有聲臣與同時內陞識其一面今候補在籍原任翰林院侍講蕭惟豫山東德州進士督學畿輔大著清名士子至今頌之臣雖不識其面曾聞其人今終養在籍原任湖廣布政使未任告病畢振姬山西高平縣進士歷任部郎道員臬司清操絕世才

略過人請告十餘年躬耕百畝猶讀古不輟臣前以有體有用薦之左副都御史劉樾亦薦其操守清嚴一塵不染至回籍之日一僕一馬而外了無長物真學行兼優之人係臣丙戌同榜年過六旬原任直隸內黃縣降調知縣張沐河南上蔡縣進士清操惠政深得民心有古循良風因註誤鐫級去任之日老幼追送臨河尙不忍捨其愛戴如此臣未識其面曾聞其人今保舉軍前候用原任江南嘉定縣革職知縣陸隴其浙江平湖縣進士清操飲冰愛民如子因註誤被革萬民怨恫未去而皇皇罷市旣去而家家尸祝又聞與妻同駕小舟惟有圖書數卷其妻織機一張而已前薦舉宏博到京臣有一面之識今丁憂在籍以上十人有候補者有候用者有告病者有終養者有降級者有革職者臣祇就平日之清

操仰陳於 座右俾天下曉然知此等清廉之人當世所輕者而 朝廷特重之其曾任京官者原在器使之中 擢一人而四方觀感其曾任外官者雖無起用之例 褒一字而千載光榮皆非臣之所敢必也若臣所舉非廉有違天下之公論臣自不敢辭咎矣統乞 睿鑒施行



國朝文錄卷之二十六

奏議類上編二

請杜設法名色疏

張玉書

題為請飭部臣永杜設法名色以清濫征之源以蘇民生事  
 方今民窮財盡多因有司私派在廷諸臣人人能言之而有  
 司敢行私派無所顧忌者每借口督撫之憲檄與內部之咨  
 文蓋每年正供賦額各有抵銷遇有別項費用部臣輒請敕  
 該督撫酌量設法不得動用正項錢糧在部臣之意原以各  
 省事難遙度須本地方官從長商榷庶無貽累小民法非不  
 善但百姓除正供糧稅外別無餘物可以設法名為設法實  
 則加派而已夫額外因事量增原應一時不得已之用獨是  
 部文一下貪婪官吏借端侵漁本應設處者十之一而私派

者已十之五百姓但見奉部文轉行不敢復向有司問多寡之數而有司之申詳督撫督撫之轉報內部者與科斂小民之額多不相符百姓不得知內部亦不得知也取敲骨吸髓之金錢填官吏無窮之窟壑豈不重可惜哉臣請敕下部臣凡遇正項外一切別項費用應作何挪辦者須酌量安確行文該督撫遵照奉行仍請敕該督撫嚴飭州縣有司不得事外借端科派庶幾各省貪吏腹削之害可以少止矣

請除無益條例疏

李之芳

竊惟各衙門政務紛更失當者固多而吏部考功事例尤爲害政有不可不急除者敢爲我皇上陳之近年以來外官參罰處分日密一日降級革職動出意外是以各官救過不暇徒務虛文以爲彌縫且文之計不能爲地方盡心愛民卽罰俸一項處分較輕常有蒞任一二載罰俸五六年甚至十餘年者官俸有限卽使每年全支尙不免有憂父母妻子之心况節年扣罰則仰給之費勢必取之地方故貪吏常多而不可禁夫十兩流徙功令昭然豈有因其養廉無資而從寬之理若法在必行又未足以服其心其弊一也且例之所在不論賢與不肖而但繩之以苛急之法雖廉能之品一遇小節細故卽不能久安其位如大選急選每次出缺其閒以貪

庸解任者十無一二大率以公事誑誤而去之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安知後來之人必勝從前之官迎來送往其弊二也况則例紛紜權總歸於胥吏欲輕則有輕條欲重則有重擬即如違限一事有計月降調之例有怠緩遲延之例又有慢上悞公之例又有置若罔聞之例事同法異難以枚舉總是多立名色便於高下其手其弊三也有此三弊則是該部增設事例祇足以淆亂成法消損人才其不能有裨吏治明矣該部雖亦疏請再議但例外生例舊習難挽終恐有負皇上革除積弊之意臣乞特諭部院大臣將該部見行事例澈底推究實實釐定務使永遠可行其法之涉於苛細者熟議而酌除之其事蹟相同輕重迥異多設條目致胥吏可借法為奸者一切刪去誠革弊之一法也再查 世祖皇帝

時舊例因出缺太頻參罰太密該部覆准大計處分循例糾劾貪酷提問以至失守城池遲誤軍機各官均應照例議處不准畱任外其餘因公事議處等官但令戴罪供職合無酌復舊章省事甯民此又革弊之一法也

覺察奸蠹內外合一疏

李之芳

臣惟吏書作弊壞法處處皆然實未有如在京各衙門之最甚者故釐弊剔蠹當先自在京各衙門始京師之蠹消天下之蠹亦消矣京師之弊除天下之弊皆除矣無如各衙門事務殷繁易於叢奸滋弊該管之官一有不察則招搖撞騙無所不為且授受隱秘難以舉發與受同罪之贓出錢之人必不肯首告即旁人告發亦必不肯據實供吐其承問之官亦不過以夾訊不服朦朧完結所以朝廷清釐庶政諸弊皆易

芟除而惟此胥吏之奸牢不可破即如現在各衙門吏書豈果人人奉法而無作奸犯科之輩者乃數年以來未聞某衙門祛一某蠹某衙門發一某弊即尋常責革亦屬罕有之事可見向來書吏作弊皆該管司官因循容縱置若罔聞且以為雖事發而身不任其責故也臣思衙役犯賊失於覺察者本官革職煌煌功令率士凜遵而惟在京衙門不用此例如往年門文秀一案書辦犯賊至數千兩該管司官竟不坐以失察此甚非均平之法也夫在內在外皆朝廷法紀之地內外官員皆朝廷發弊之人况部院事務關係更重部胥作弊賄賂更多若謂衙役犯賊難於覺察豈外官偏有過人之精明而京官皆當無聞無見乎寬於內而嚴於外何以厭服郡縣有司之心哉臣乞敕部確議嗣後在內蠹役犯賊本官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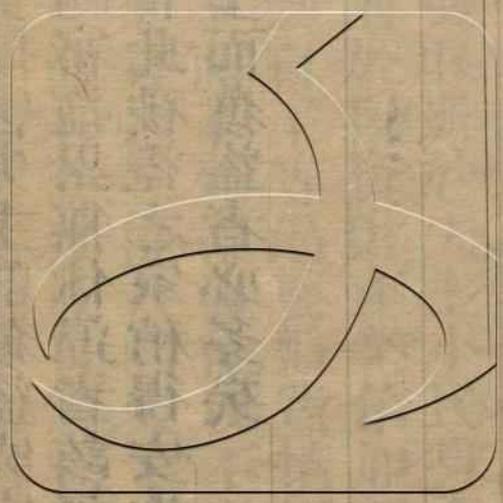
於覺察者一體照例處分則在京各衙門官必自覺察其胥吏而奸蠹斂跡內外肅清矣

嚴飭諱盜累民疏

李之芳

竊惟近來盜賊日多皆由諱盜諱盜日多皆由民間不敢報盜夫民間被盜受害不謂不慘矣顧隱忍而不敢報者非甘心諱盜也良由功令森嚴地方官痛心疾首不欲聞民間被盜之事故民間報強盜官必曰竊盜民間報強盜殺人官必曰讎殺姦殺蓋以強盜殺人則官有緝賊處分竊盜與讎殺姦殺則官無緝賊處分故也於是民報盜而官不緝盜反行拷民至有梭逼失主幼女勒供其兄自殺其父如夏縣署印官張肥等事者則是失主既有家破人亡之苦問官又故生枝節中以危法奇冤異慘控告無門此其不敢報盜者一也

卽地方官差捕緝賊矣而積捕不肯蹤跡盜賊反以抑勒失  
主先索酒食次講差規不饜不休以至上下比較往來解審  
杖錢路費一切取辦於失主小民身家能有幾何強盜搜括  
於前兵捕剝削於後資財產業倍加凋零如武邑縣失主李  
進才被解役劉自玉等逼要盤費情極毆斃二命甘心抵償  
則是被盜時幸而不死報盜後反不樂生此其不敢報盜者  
二也強盜大案勢必三推六問失主處處隨審廢業拋家一  
日盜案未結一日不得釋放且解到之處問官又未必卽審  
累月經年奔馳守候累死途中者有之淹斃旅店者有之則  
是強盜未正典刑失主先登鬼錄此其不敢報盜者三也竊  
念民間被盜已爲極苦乃地方官不能爲民靖盜反咎民以  
被盜累官雖明知其苦毫無體恤以致各處地方失主紛紜  
有一起盜案在審緝之處卽有一起失主在湯火之中臣乞  
敕部確議通行直省督撫嚴加禁飭以後民間被盜止許據  
報緝盜不許事外生情故勘失主捕役承緝止許躡訪眞盜  
不許需索食費擾害失主卽獲盜究審亦止須失主本地認  
賊不許逐處隨審拖累無休違者該督撫立加參處以爲庇  
盜殃民之戒自此被盜之家稍得安生應報之盜甯甘容忍  
則諱盜者自少而獲盜者必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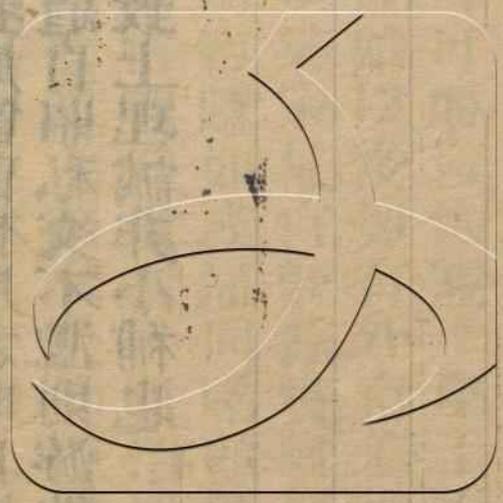


嚴餽送疏

孫光祀

竊維臣子服官奉職未覘其猷為先觀其操守未有操守不  
 嚴而可望其清白一身靖共爾位者我 皇上慎飭官方懲  
 中外貪墨之風鼓天下廉恥之氣不啻三令五申而猶有工  
 蚤緣玩國憲以功名性命為嘗試者即如薊州知州黃家棟  
 私行賄賂欲結上官幸被首告敗露其事以臣觀之耳目之  
 所不至摘發之所不及豈遂無有冥行不顧如黃家棟者乎  
 夫鑽營一日不熄則仕路一日不清也仕路一日不清則太  
 平一日未奏也故以外臣言之凡上官無論大小不可一毫  
 受屬官之餽以京師言之凡百官無論大小不可一毫受外  
 官之餽有所染則不能無所私有所私則不能無所黨如是  
 而欲盡滌肺腸大破情面臣知其必不然也且夫為上官為

京官卽廉隅自持四知是畏亦但能必己之不受而不能必人之不餽况其閒人品不一心術難齊萬一見利而動則比匪爲奸其弊何可勝言伏懇 皇上天語嚴飭定爲法令立革陋規斷自近始以後如有外官差役潛攜書函向京師餽送私禮者投至某家某官卽據實糾舉以憑嚴加處分不得姑息市恩故爲容隱如或通同瞻顧匿不以聞倘被他人發覺卽將不舉之官與餽送者一併治罪迄於各省以是爲例庶貪婪之弊除營競之路塞矣抑臣尤有言者近見京師交際常儀濫觴爲甚卽至薄者率以盃緞爲故套習而不變遂以成風夫盃緞獨非物力之所出乎果其清介自守此用之不竭者何自而來若使此贈彼答安用此虛文相尙若受而不報雖小物必非無因此亦不可不察也且不論令節良辰終年羣相邀飲偃仰沈湎玩愒歲時聚會之閒不無議論顛倒之際不無親疏浸假而生是非之口浸假而開依附之門總之皆屬不便不若將交際繁文燕飲縟節一切禁之省無益之浮費以養廉節畱有用之時日以勤職掌苞苴不逼則好惡平而公道自昭私交不濫則游佚戒而庶績自修於以挽回弊習興致上理誠非小補也



懲貪議

王命岳

臣聞致理必在懲貪懲貪莫先旌廉今天下吏治方飭而糾  
 墨之章日滿公車議者謂小吏之不廉大吏導之也至大吏  
 之不法又誰導之臣於是不能為在內諸臣諱也蓋其一能  
 嚮朝廷之爵而使天下無廉吏其一能嚮朝廷之法而使天  
 下之貞良無所勸污黷無所懲也夫天下無廉吏而又善者  
 無所勸惡者無所懲也幾何不縱千百虎狼於天下而盡吮  
 天下之蒼生哉舉朝大小臣工莫不心知其故然而莫肯為  
 皇上言者人懷自為心也今夫同一遷除也或則以遲或  
 則以速遲必有為而遲速必有為而速也同一削黜也或復  
 其故物或錮其終身其錮也必有為而錮其復也亦必有為  
 而復也今有同犯一科也或則以出或則以入出非無故而

出入非無故而入也同罪同情也或則議輕或則議重重非無故而重輕非無故而輕也凡若此者皆貪人所以盜名器竊威權而行其贖貨之私者也彼所借以文其貪者則例爲之階耳夫朝廷惟典章法度爲不可移若夫例則亦有輕有重有予有奪皆足使其轉移遷就之端以遂其私圖也今懲貪必自近始而懲貪良不易功令糾參贓吏必有實跡證據否則以其罪罪之夫買官於選曹受金者隱受官者亦隱肯出而證之曰若人以某官購我金乎買法於秋曹者賣法者隱脫法者亦隱敢出而證之曰若人得吾金而道吾罪乎如是則證據必不可得實跡必不可求夫貪廉之行不同也廉者不告人以廉貪者亦不告人以貪然而品行在人公論難掩質以國人之輿情廷臣之僉議與衆棄之可也昔者楊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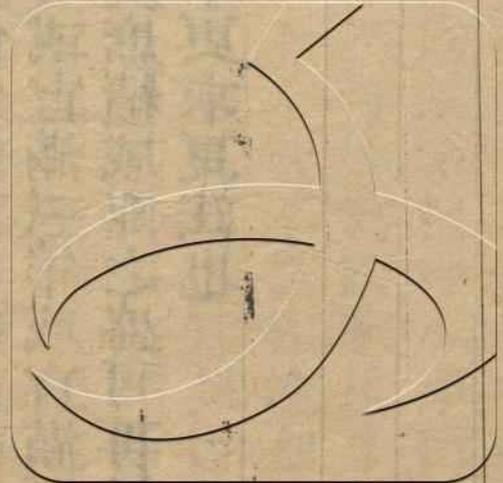
爲相而百僚滅騶從毀第舍毛玠爲尙書而羣吏無敢爲好衣美食者今豈遂無其人乎苟專其委任待以至誠以風勵庶官矯易俗尙卽有貪人能不革面而回心哉而其大本則在朝廷崇惇大之政毋使貪人得借以圖其私蓋貪人往往於賕賂不入之時行其刻深故惜名器似忠嚴用法似正人君不察而信其心則彼於其受賕者得以徑行其私而人主不之疑令朝廷事事寬大則貪吏無由操其急以要索寵賂豈惟吏治可清將國家悠久之福實始基之矣

論京官久任之法疏

王命岳

臣觀自古興朝致治皆由官多久任我朝設官分職而外各省兩司郡邑猶行三年考績之法在京自京堂而上有半載一遷者有一二月一遷者蓋緣缺一正卿必陞一亞卿缺一

亞卿必取諸司寺於是右者轉左少者轉正丞者轉少故陞一官而舉朝之官皆陞也臣思朝廷建立百官將爲諸臣名位顯榮計乎抑爲國家料理庶事計乎如爲諸臣名位計則一歲數遷無所不可如爲國家庶事計則如前速化臣誠未見其宜也夫人之才智不甚相遠初授一官百事茫然數月而後知其大略又數月而後知其節目又數月而後悉其情弊雖甚奇才英敏初不得不問諸吏胥迨經事既久肯綮熟嘗而下人始無所逃其照此久任之效也今也不然其歷任半載者署中典故纔略通曉而此身已爲他衙門所有矣其歷任一二月者跋前疐後未知所措忽更一署又復如是以故靡有十年之吏堂無百日之官官生吏熟官暗吏明線索在下百弊叢興諸臣之官階日崇而各衙門之政事日壞矣今欲矯其偏非久任斷斷不可蓋久任則歷事久而陞遷遲歷事久則職業修陞遷遲則名器重名器重則朝廷尊職業修則郵隆奏而且人絕僥倖之心仕靜凌躐之氣所謂一舉而數善皆備也伏乞敕下吏部詳議凡正卿亞卿必滿三年之考其餘卿寺或宜滿三年或宜滿兩載酌安具載以便永遠遵行將唐虞庶績咸熙之盛可再見於今日矣毋徒因循現行事例而不更求良法也



勸廉祛弊疏

陳廷敬

竊惟國家久安長治之基關於風俗風俗盛衰之故繫乎人心正人心厚風俗之機存乎教化故品節度數必有定制所以辨上下定民制使天下移風易俗回心向道尤教化之急務也洪惟皇上堯仁舜哲禹儉湯勤總攬天下之大權先教化而後刑罰謂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而宏獎官方廉為尤重臣愚謂貪廉者治理之大關奢儉者貪廉之根柢欲教以廉當先使儉然而不能遽致者則積習使之然也臣伏見我皇上盛德淵純躬先節儉御服無奇麗之觀尚膳鮮兼珍之味蚤朝宴罷謹小慎微與中外臣民共登淳古之風一時公卿大夫是則是倣宜蒸蒸有不變之機矣臣謂風俗未能盡儉者蓋古者衣冠輿馬服飾器用之具婚喪之禮賤不得

踰貴小不得加大今或等威未別因而奢僭之習未盡化也  
 百金中人之產一裘之費奚啻百金綺紈之服機絲所織花  
 草蟲魚時新日異舊者猶新新者已舊貧者循舊而見嗤富  
 者即新而無厭轉相慕傲積以成風外官之仕者或擁僸從  
 數十百人衣輕策肥車馬闐咽震驚道路泥沙之用不惜貪  
 饗之行易成由是則富者黷貨無已貧者恥其不如冒利觸  
 禁妄冀苟免幸不罹於法則以高貨誇耀閭里愚民無知見  
 其如此游末趨利多離農畝棄其本業賈誼所謂一人耕之  
 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無饑不可得也百人織之不能衣一  
 人欲天下無寒不可得也其始由於不儉其繼至於不廉其  
 卒至於天下饑寒饑寒切於其身姦宄因之而起此所以刑  
 罰未能衰止也然則風俗何以厚之亦曰正人心而已夫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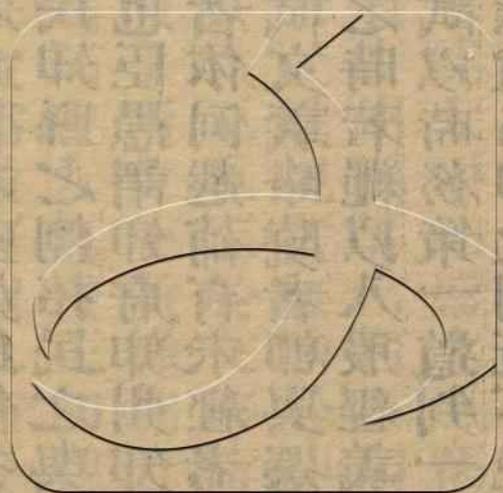
尚嗜慾之中於人心猶水之失隄防也是教化之所宜先務  
 矣伏祈勅下廷臣博考舊章詳議定制御賜之衣物許其服  
 用及近御之人照常不議外官員士庶冠服衣裘飾用之制  
 婚喪之禮有宜更定者斟酌損益務合於中其淺近易行如  
 貂捨獬獬昔有官品之分今則庶人服之矣如緞綢昔有官  
 民之別今則雜然無辨矣並宜釐正使永遠遵行至若外任  
 官輿馬僕從不得過侈制度既定罔敢陵越則節儉之風可  
 以漸致工者不必矜能於無用商者不必通貨於難得奇技  
 淫巧棄本趨末之民將轉而緣南畝田疇關則民無饑寒民  
 無饑寒然後可以興於禮義廉恥而國之四維以張太平無  
 疆之盛治端在於此又豈惟勸廉吏而已

考試親民之官疏

陳廷敬

恭惟 皇上宵衣旰食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洞知闕  
之疾苦歷觀稼穡之艱難擢用循良振興吏治將使官奉其  
職民樂其生永臻太平邇盛之風竊謂與國家共理此民者  
外則督撫司道府州縣等官督撫司道彈壓表率府州縣以  
理民者也而與民最親者無踰於知府知州知縣者矣臣愚  
謂親民之官其職至重至於文移簿書期會訟獄之事皆身  
自經理不得假手胥吏使夤緣爲奸其事又甚難也自捐納  
以來有未經考試之人輒授正印親民之官者夫古者以經  
術爲吏治必學古然後可以入官今卽不能盡然而亦須略  
曉文義之人委以民社之寄臣查俊秀一項初捐旣是白身  
有司曾未一試而吏部輒與選補則其文義通闇何由得知  
此項人若一槩束之高閣則旣已嘗許其得官若盡數錄用

則自古未有不曉文義之人可以爲民父母者也臣查兵部  
有考試武職之例凡副將參將游擊等官單雙月選補先期  
考試弓箭不合式者不准選補下月復考至於再四必待其  
合式而後用之武職之重如此何況親民之吏乎臣又查吏  
部有考試招民知縣之例招民之與捐貲事體相類又不宜  
彼重而此輕也臣愚謂知府知州知縣凡俊秀捐納有已經  
考職後捐納者依例選補有未經考職遂行捐納者於補選  
之時仍行考試文義略曉者卽與選補否則且令肄業聽其  
再試凡考試之時若繩以入股經義旣非其素習亦難以猝  
然而試合無試以時務策一道判一條但須嚴加防察毋得  
令其代倩徒應虛名如此則旣不絕其功名仕進之路亦使  
之有鄭重名器之思庶可以責吏治之實效也



陳史法以襄文治疏

湯斌

竊惟史者所以昭是非勸賞罰也賞罰之權行於一時是非之衡定於萬世 皇上御極初年卽 命史臣纂修明史仰見 皇上畱心文獻與唐太宗勅魏徵等撰次隋書明太祖勅宋濂等纂修元史可謂千古若王若合符節但當時纂修止據實錄未暇廣採臣愚竊以爲立法宜嚴取材貴備實錄所紀恐有不詳臣謹取其大略爲我 皇上陳之如靖難兵起建文易號永樂命史臣重修實錄則低昂高下之閒恐未可據他如土木之變大禮之議事多忌諱况天啟以後實錄無存將何所依據焉一也二百七十餘年英賢輩出有身未登朝而懿行堪著或名僅閭巷而至性可風萬一輜軒未采金匱失登則姓字無傳何以發潛德之光前代史書如隱逸

獨行孝友列女諸傳多實錄所未備者二也天文地理律麻河渠禮樂兵刑藝文財賦以及公侯將相爲志爲表不得其人不能歷其事不能悉其本末原委三也臣謂今日時代不遠故老猶存遺書未燼當及此時開獻書之賞下購求之令凡先儒紀載有關史事者擇其可信並許參考庶幾道法明而事辭備矣臣伏讀順治九年十一月十七日上諭云明末寇陷都城君死社稷當時文武諸臣中豈無一二徇君死難者幽忠難泯大節可風大哉王言開一代忠孝之原肅萬載臣子之極一時在京諸臣若范景文倪元璐劉理順等皆被旌錄自當照耀史冊但明末寇氛旣張蹂躪數省或銜命出疆或授職守土或罷官閒居或至布衣之士巾櫛之婦其閒往往有抗節不屈審義自裁者幸遇皇上扶植人倫

發微闡幽而忠魂烈節猶有鬱鬱寒泉之下者則後世何勸焉伏乞 勅下各地方督撫確訪 奏聞併將實蹟宣付史館與范倪諸臣並例同書則闡幽之典愈爲光昭矣更有請者宋臣歐陽修纂五代史不爲韓通立傳後世譏之宋史修於至正三年而不諱文謝之忠元史修於洪武二年而並列丁普之義古今俾之 皇上應 天順人救民水火雲霓之望四方後蘇然元二年闕亦有未達 天心徒抱片節硜硜之志百折靡悔雖逆我顏行有乖倒戈之義而臨危致命實表歲寒之心此與海內混一竊名叛逆者情事不同伏望皇上以萬世之心爲心 渙發 綸音概從寬宥俾史臣纂修俱免瞻顧則 如天之度媲美前王於以獎勵臣子昭示後世其於綱常似非小補臣在史言史不識忌諱無任戰慄

隕越之至

毀淫祠疏

湯斌

竊以吳中之俗尚氣節而重文章闡詩書以著述相高固天下所未有也但其風俗淫靡黠者藉以為利而愚者墮其術中爭相倣效無所底止如婦女好為冶遊之習靚粧豔服連袂僧院或羣聚寺觀裸身然臂虧體誨淫至於歛錢聚會迎神賽社一旛之直可數百金刻造賭具編作淫詞流傳天下壞人心術婚喪不遵家禮戲樂空靈絲服送喪仁孝之意衰任郵之風微矣而無賴少年教習拳勇身刺文繡輕生好鬪名為打降如此之類不可枚舉臣皆嚴加禁飭委曲告誡今寺院無婦女之跡河下無管絃之聲迎神罷會豔曲絕編打降之輩亦稍稍斂迹若地方有司守臣之法三年之後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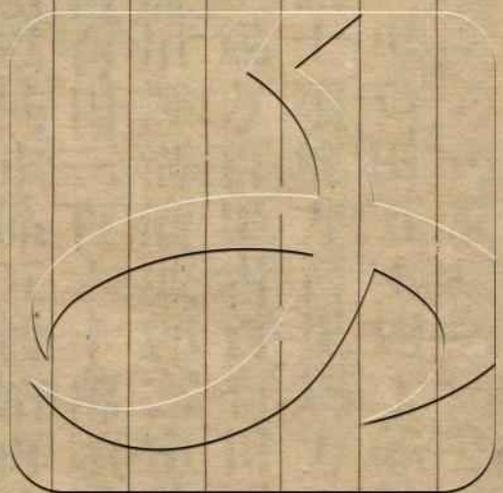
以返樸還淳且浮費簡則賦斂足禮樂明則爭訟息固吳中之急務也然此皆地方官力所能行不敢上煩 諭旨惟有淫祠一事挾禍福之說年代久遠入人膏肓非奉 天語申飭不能永絕根株蘇松淫祠有五通五顯五方賢聖諸名號皆荒誕不經而民間家祀戶祝飲食必祭妖巫邪覲創為怪誕之說愚夫愚婦為其所惑牢不可破蘇州府城西十里有楞伽山俗名上方山為五通所踞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鶩牲牢酒體之饗歌舞笙簧之聲晝夜喧闐男女雜遝經年無時閒歇歲費金錢何止數十百萬商賈市肆之人為稱貸於神可以致富借直還債祈報必豐里諺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耗民財蕩民志此為最甚更可恨者凡少年婦女有殊色者偶有寒熱之症必曰五通將娶為婦而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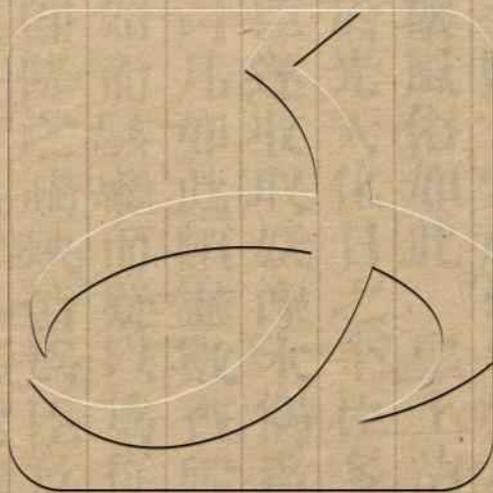
婦女亦恍惚夢與神遇往往羸瘵而死家人不以爲哀反豔稱之每歲常至數十家視河伯娶婦之說更甚矣夫蕩民志耗民財又敗壞風俗如此皇上治教如日中天豈容此淫昏之鬼肆行於光天化日之下臣多方禁之因臣以勘災至淮益肆猖獗臣遂收取妖像木偶者付之烈炬土偶者投之深淵檄行有司凡如此類盡數查毀撤其材木備修學宮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駭繼而疑以爲從前曾有官長厭其妖妄銳意除之神卽降之禍殃皆爲臣危之數月之後見無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然吳中師巫最黠而悍誠恐臣去之後又造怪誕之說箕歛民財更議興復必復舉國若狂不可禁遏請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巔令地方官加意巡察有敢興復淫祠者作何治罪其巫覡人等盡行責令改業勿使邪說誑

惑民聽

天威所震重昧當醒人心既正風俗可淳更通行

直省凡有類此者皆行禁革有裨世道豈渺小哉





生財裕餉第一疏

靳輔

臣維我國家車書一統薄海內外莫不尊親自唐虞迄今幅幘之廣無如我朝爲最夫地方旣如此之大宜乎財賦日增貢朽而粟腐矣乃司農猶總焉患兵餉之不足此不可解也查地方一里有田五頃四十畝地方十里爲方一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頃地方百里爲方十里者百有田五萬四千頃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萬頃依王制所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二計之凡方千里之地實有田三百六十萬頃或其閒有種棉花蔬菜菱荷藥餌之類以其非係五穀姑再除去四分之一計地九十萬頃外亦實有田二百七十萬頃什一取民古之常制也每田一畝合夏麥秋禾計之至瘠之士亦可收糧一石以什

一之制科之每畝征糧一斗每田一頃應征賦糧十石二百七十萬頃應征賦糧二千七百萬石內以一分征本色歲可征糧二百七十萬石以九分征折色每石牽科折銀四錢而布帛魚鹽之利不與焉直隸十四省之地不下方五六千里然以步弓徑直量之不過方四千餘里今姑止作方三千里科算爲方千里者九每歲額賦亦應有糧二千四百三十萬石銀八千七百四十八萬兩此臣準古證今甯從至少科算乃不易之理必得之數而非無稽之臆說也今司農之所必需者大抵兵餉軍需驛站與官役俸工營修祭祀而已蓋兵無餉則無以資飽騰官無俸則無以養廉德役無工食則無以餬口腹効奔走三者不備其弊皆能害齊民傷邦本又軍需爲蕩寇之先資驛站通國家之氣脈以及營修城郭宮室

祭祀天地神祇均屬必不可少然臣約而計之歲有銀二千萬兩足以餉兵而有餘官役俸薪工食即使加多數倍驛站人夫馬匹亦或量爲加增并一切軍需營造等項不過再費銀二千萬兩亦云至矣設使國家每歲所入銀米果有如臣前科之數則每歲即多其所出亦不及所入之半庫藏積帑必且充棟盈庭尙何不敷之足患哉然各直省見徵額賦較臣前科之數不及三分之一自無怪司農之仰屋矣夫天下既有實在之地自當有必產之糧既有必產之糧自當有應輸之稅今量幅輳而計地畝則甚多按全書而稽額賦則甚少其故何耶蓋天下有三大弊而世莫之察也其弊不起於今而來自故明且故明以前久同其弊祇以世遠難稽臣亦不復具論矣何爲三大弊一曰水利不修也二曰賦輕而民

惰也三曰生者寡而食者衆也考之經書孔子贊大禹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孟子對滕文公曰民事不可緩也古之聖賢深知民以食爲天故凡論治國平天下之道必以足民爲首務農事爲先資齊用管仲之策而富於山左秦用鄭國之術而強於關中卽漢唐而下亦有開渠溉田者俱能利民益國蓋惜其不過行之一隅未嘗遍爲經畫是以終多荒土後世不得盡蒙其利今我國家地土之廣古莫與京荒而不治者所在恆有卽治矣類多平陽無蓄洩之資不待奇旱大澇雨暘稍不時若其年卽便失收以致國賦日逋而民生日困此水利不修之弊也堯舜取民必以什一爲準白圭欲二十取一孟子非之蓋過於什一則民力難供不及什一則國用不足也古來天下之利全在西北其江南之蘇松常鎮浙

江之杭嘉湖等府在漢唐以前不過一澤國耳自錢鏐竊據南宋偏安民聚而地闢遂爲財賦之藪故明初年見東南之賦足以供用於是惟知盡東南之利而不復謀及西北是以西北之賦日少而民日窮迨及季世盜賊叢生而不可收拾矣我朝定鼎之後凡故明一切弊政盡皆革除惟生財之道尙未復三代之一雖墾荒闢土之令時下而奉行之有司俱無探源之論是以未有實益今臣奉命督河奔走於平原曠野之閒目擊淮徐鳳陽之地蒿萊多而禾黍少是以前於經理河工疏內請將沿河荒地募墾丁墾種以固河防及方將用其荒地而卽有主出認多稱係伊納糧之田臣不解其故於是細爲訪問始知淮徐鳳揚一帶之民全不用人力於農工而惟望天地之代爲長養其禾麻菽麥亦不樹藝而惟

刈草以資生者比比皆然也究厥所由大抵每田一畝其每歲所產之草茂者可得千餘斤稀者可得四五百斤刈草千斤者運至城市值銀五六錢內去運價一半寔可得銀二錢有奇刈草四百斤者運至城市值銀二錢內去運價一半寔可得銀一錢而每畝額稅不過征銀一二分不等在小民有地一畝不費牛種不事耕耘每畝止輸分許之額租而可得草價一二錢有奇不等是以相因成俗而廢棄國家之地土一至於此此賦輕民情之弊也古來經野之制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蓋受地有肥瘠之不同故所食有多寡之各別大抵一夫終歲勤動受地肥者其所獲之粟不過養九人而受地瘠者其所獲之粟亦可養五人也臣訪之蘇松嘉湖之民知壯夫一丁止

可種稻田十二三畝其歲收粒米肥地不過三十餘石瘠地亦可得二十石以每人每日食米一升科之則三十餘石者可食九人而二十石可食五六人準古證今原無異也至農夫五等牽上中下而合算之每夫可食七人內除本夫與本夫之母妻女以及本夫之老父幼子約共食其半計可餘一半以食他人古者民之類有四曰士農工商而已士能明先王之道佐人君治天下農能力作畝畝收粒米以養天下工製必需之器物以適天下之用商則通有無聚貨財以利天下者也又庶人在官如今胥役之屬爲政所必不可少者亦得附於四民之末此四民之中力農者居十之七而士工商與庶人之在官者居十之三是以前每歲天下之獲除供天下之食用外尙有儲積以備凶年夫天下之治在於家給人足

而其亂也由於凍餒流離若使天下之民果能樂歲有餘而凶年不困孰不欲安享於光天化日之下而願爲寇攘奸宄以自取死亡耶是故欲天下之治必先使天下多力田之人而後可也乃三代而下四民之外更有釋老之流與夫游民乞匄悉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絕義滅仁病民蠹國臣竊聞釋老諸書雖旨趣各有不同而其要總欲使人棄捐倫理歸於虛無寂寞之鄉其究至於使天下之人盡爲仙佛斷絕人類而後止嗚呼成仙成佛之說怪誕不經姑置勿論設人類而果有可絕之理何妨任其妄言乎且卽使人類必不可絕而聽其怪誕之說不至於殃民蠹國又何妨任其妄言乎殊不知自有天地以來卽有萬物而萬物之中維人最靈故與天地參而爲三人之有男女猶天地之有陰陽男女生生不

窮之道猶日月運行之有晝夜歲時往來之有寒暑也聖人知其然而又慮其雜亂無章爭鬪靡已也是故爲之君以統之爲之師以教之爲之立三綱之道五倫之理又慮其頑而不變也復爲明五刑以弼五教夫如是是以天下之民皆知事君當忠事親當孝事夫當順親上死長之道油然而生而四海之大賴以久安長治也今佛老之說欲使天下斷絕人類猶之欲強日月之爲書不爲夜歲時之爲暑不爲寒其可得乎不維是也天下如此其大萬民如此其衆政刑井井尙不克使之有恥且格必待德禮兼施始可化民成俗今朝廷之上方在整齊而草野之間遍爲鼓惑使天下戴君之心易爲戴佛事親之力移而事僧信其可以懺悔免禍之說而輕於犯法信其可以誦經求福之說而濫爲施財至於父兄宗

族鄉黨戚友之間雖升斗之粟些微之資不肯假借而修祠建廟塑像飯僧則雖千百之多揮之如土親疎厚薄顛倒若此而方且自喜其操小祝奢洋洋得意不知所操之小者已去而祝之奢者必不可來而途窮無告鬱鬱不得志之輩與干犯法律無所逃罪之徒往往竄入其中或談經說法或念咒書符或擊磬敲鐘或遊方托鉢千百成羣悉皆喪其天良以惑此愚夫愚婦究竟姦盜詐偽之事若輩仍無所不爲卽有所謂實在焚修恪守其教者亦正如不肖子弟舍六親而隨匪類不亦大可悲乎至於乞匄一途言之似屬可憫而其弊不可勝言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以其無力自食窮而莫告也後世設養濟院以待孤貧亦猶文王遺意豈知近來乞匄大半皆屬壯夫手齋穢毒之物以窘良民而總屬

之者更有乞頭其孤貧口糧俱係乞頭領出與蠹役分肥不得充實在孤貧之腹且民間凡有吉凶慶弔之事必先喚乞頭勞以酒食給以銀錢否則羣乞立聚其門撒潑呼號無所不至而城市開張鋪面之家羣乞亦不時橫索恃其污穢百端無狀令人敢怒而不敢言其所得之銀錢半爲本乞醉飽街衢而以半奉乞頭是以富庶地方之乞頭類皆各擁厚貲優游坐食其溫飽氣象反勝於士農工賈之家坐而得食相因成俗遂有將良家幼童子女暗地拐去或折其肢體或去其耳目畜養長大以接續其衣鉢者言念及此殊堪痛恨他如說書唱曲打把勢搬戲法賣假藥請仙扶鸞煉丹禱禳偷雞剪縵之徒不可悉數此何爲者耶韓愈曰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

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此正指佛老二氏而言也  
 又孰知除佛老之外更增此無限游惰之民莫不仰給於各  
 地方之良善乎夫天下之民求其樂歲有餘凶年有備全在  
 力農者之多於土工賈故十人之中科農民七而土工賈三  
 良以農民七人所獲七分之粟除自食其半仍有餘粟三分  
 五釐以售土工賈而土工賈亦止須食其三分尙可餘半分  
 以爲儲積也自佛老之說興不得不於農民七人之中驅一  
 人以爲佛老加以乞句游惰之民悉皆徒手求食者又去半  
 人而農民七人者僅存五人者有奇矣矧佛老之飲食衣服器  
 具資財俱不下於土工賈固已非若農民儉約而其營造之  
 費等於王侯則又百倍於土工賈焉夫佛老無神輸鬼運之  
 術也勢不得不又驅農民半人以爲其工賈是十人之中農

民僅居其五而土工賈與異端游惰之民以及異端之工賈  
 亦居其五向之土工賈三人全賴力農七人之餘粟三分五  
 釐以資食用是以常見有餘今農民七人僅存五人是止餘  
 粟二分五釐矣以二分五釐餘粟養向有之土工賈三人尙  
 恐不足而况益以異端游惰與爲異端工賈者之二人羣起  
 而爭食乎無怪樂歲之不免凍餒而凶年之死亡相枕藉也  
 此生者寡而食者衆之弊也嗟夫此三弊者攸關於民生國  
 計最切最深安可不亟爲早圖耶圖之之道維在修明水利  
 水利修則遍處皆係沃壤然後準什一之制辨土作貢則賦  
 不輕而民不惰更將一切游惰之民嚴行禁絕不許官民施  
 舍盡令改爲良民各各給與地土編入版圖使之自食其力  
 而以餘力奉上如是則不出十年民康物阜賦稅繁增永免

司農仰屋之嘆矣至於修明水利之法查臣前任安徽巡撫之時日擊鳳陽府屬地方荒蕪會具有敬陳溝田之法以期墾荒實效等事一疏備陳行溝田之益有五一日水災之小者可不畏也二曰旱災之小者亦不畏也三曰高寶淮城之河患可殺也四曰裕將來國課於無窮也五曰隱占包賠之弊可除也并請廣開事例募民開濬溝田等因詳悉陳奏蒙皇上勅部議覆後值軍興孔亟至今尚未舉行然在今日而欲求實在生財之道斷宜倣此溝田之法隨地制宜酌量更改而亟行之且此法不但可行於江南即直隸山陝東豫諸省若俱一律舉行則所以益國利民者無窮無盡維是援納事例見已廣開則欲行溝田必須另措墾本又臣從前止閱鳳屬而未歷淮徐止見地方之情勢而不諳河務之機宜

止知水患之由於積霖而不知鳳屬兼受黃河之害且更不知河患之不特可除而並可因之為大利也今臣自受任總河以來朝夕奔馳往來相度深知江南鳳徐淮揚四府州屬逼近黃淮實有無窮之利祇因從前未經講求是以不但不能得水之益而反受水之害即臣奉命大修河道亦止僅僅求其避害而未議所以興利然此四府州并山東兗州一府見有無窮之利臣知之已確安敢不力請修舉以為我國家久遠足用之謀乎維是其間經理事宜頭緒繁多且係微臣創建之論若臣不躬自請行則諸臣必且疑而難舉雖臣自知庸劣現在拮据河工尙且日虞隕越何能任此創舉繁難之務然臣身受 皇上浩蕩洪慈淪肌浹髓臣即肝腦塗地亦不足以仰報萬一又何敢畏難避勞以負 皇上知遇之

隆恩也倘蒙 皇上不以臣爲不肖准臣將江南徐鳳淮揚四府州并山東兗州一府荒瘠地畝會同各該撫臣隨機斟酌盡心經營則先用墾本銀五十萬兩照臣前疏溝田之法量加更改召募無家無業之人計口授食督命墾土挑溝引水滋溉並照大修河工之例多用監理分管等官每分管官一員募夫二百四十名墾田一百二十頃其所收之粟俱歸公家更爲來歲加墾之資以五年爲率轉展經營五年以後不復計口授食竟將所墾之田給與開墾之人爲業止量其所產每歲科什一之稅交有司徵收除經始第一年不算外約計六年之後可爲國家歲增賦米三百萬石國家既於五府州地方歲增賦米三百萬石則儘可就近運赴京通二倉將江瀾等省遠處漕糧盡行改征折色充餉其每歲漕運經

費等銀亦可酌量節省誠一舉而數善備焉者也至臣之以六年爲請者蓋臣年將五十日昏髮白精力就衰犬馬餘生未知盡於何日安敢遠期年歲第此事若行則非六載工夫不能使規模大定臣故不敢不以六年爲請也至此係創舉之事必須分外設官破格用人倘蒙 皇上俞允准行容臣另疏題請其所需墾本五十萬兩臣不敢請動錢糧查臣先於敬陳經理河工第七疏內請令武生納監已經部覆允行後因奉 旨治河著動用正項錢糧是以此例未開今若仍開此例約可得墾本一半其不敷一半臣請於第四疏內撥足濟用又六年以內轉展經營之時雖有每歲所收米石然亦必得有銀兩方爲有濟此須每歲所收之米代江浙等省兌運漕糧而令江浙等省將應征糧米照時價改折征銀以

濟加墾之用又五府州屬一切地畝除見有水利并膏肥賦  
重之田俱聽其仍舊毋庸更議開溝止將無主荒地并有主  
荒地以及有主糧輕瘠地隨便開成溝田之後卽量給開墾  
之人永遠爲業有主荒地瘠田俟濬成溝田規模既定之日  
仍行給還爲業照什一之稅徵納錢糧其規模未定之前凡  
民間應納額賦俱於經理案內代爲辦納如此庶人人情願  
樂趨而功效尤易於速見矣至其閒更有未盡事宜應俟果  
奉 俞旨允行之後容臣另疏逐 題請此生財經常之至  
計誠足民足國之本謀也



國朝文錄卷之二十六終

